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三

雜著

子產不毀鄉校頌

我思古人伊鄭之僑以禮相國人未安其教遊于鄉之校衆

口器

安或作如僑與器車牽詩用韻如此

或謂子產毀鄉校則止曰

何患焉可以成美夫宜多言亦各其志善也吾行不善吾避

維善維否我於此視川不可防言不可弭下塞上聾邦其傾

矣既鄉校不毀而鄭國以理在周之興養老乞言及其已衰

謗者使監成敗之迹昭哉可觀或然維是子產執政之式維

其不遇化止一國誠率是道相天下君父暢旁達施及無瑕

君或作者交暢旁達以二本於虜四海所以不理有君無

作旁暢交達非是達或作通臣誰其嗣之我思古人理下或有者字

釋言

釋言

此元和二年春作宰相鄭絪翰林李士李吉甫中書舍人裴均也
言注云以言自解釋也退之作釋言取此

元和元年六月十日

日字

愈自江陵法曹詔拜國子博士

始進見今相國鄭公公賜之坐

公字

且曰吾見子其詩吾

時在翰林職親而地禁不敢相聞今爲我寫子詩書爲一通

以來

或我下或有盡字而無爲一通以字

作二

愈再拜謝退錄詩書

若干篇擇日時以獻

若若干

作著于獻下或有之字

今按

且公亦未必特用此語以爲奇也

於後之數月有來謂愈者曰子獻相國詩

書乎曰然曰有爲譏於相國之座者曰韓愈曰相國徵余文

余不敢匿相國豈知我哉子其慎之

或無爲字慎

愈應之曰

愈爲御史得罪德宗朝同遷于南者凡三人獨愈爲先收用

相國之賜大矣百官之進見相國者或立語以退而愈辱賜

坐語相國之禮過矣

似或

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欲以

其業徹相國左右者多矣皆憚而莫之敢獨愈辱先索相國

之知至矣賜之大禮之過知之至是三者於敵以下受之宜

以何報況在天子之宰乎敵以或作敵已國語自敵以

下或有相字人莫不自知凡適於用之謂才堪其事之謂力

愈於二者雖日勉焉而不近東帶執笏立士大夫之行不見

斥以不肖幸矣其何敢敖於言乎或无乎字夫敖雖凶德必有恃

而敢行愈之族親鮮少無振音攀引也音攀之勢於今不善交人無

相先相死之友於朝無宿資音資資音資以鈞聲勢音資資音資或弱

於才而腐於力不能奔走乘機抵牾音宜以要權利夫何恃

而敖若夫征惑喪心之人蹈河而入火妄言而罵詈者則有

之矣而愈人知其無是疾也雖有讒者百人相國將不信之

矣愈何懼而慎歟相國或作宰既累月又有來謂愈曰有讒

子於翰林舍人李公與裴公者子其慎歟愈曰二公者吾君

朝夕訪焉以爲政於天下而階太平之治

或作理

居則與天子

爲心膂出則與天子爲股肱四海九州之人自百官已下其

孰不願忠而望賜

能字非是

愈也不狂不愚不蹈河而入火

病風而妄罵不當有如讒者之說也雖有讒者百人二公特

不信之矣愈何懼而慎旣以語應客夜歸私自尤曰咄

當沒切

市有虎而曹參殺人讒者之效也詩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

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傷於讒疾而甚之

之辭也又曰亂之初生僭始旣涵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始疑

而終信之之謂也孔子曰遠佞人夫佞人不能遠則有時而

信之矣今我恃直而不戒禍其至哉徐又自解之曰市有虎

聽者庸也曾參殺人以愛惑聰也巷伯之傷亂世是逢也

世作聽非是亂

今三賢方與天子謀所以施政於天下而階太

平之治聽聽而視明公正而數大夫聰明則聽視不惑公正

則不遜譏邪敦大則有以容而思伎譏人者孰敢進而爲譏

哉聽視或作祖聽雖進而爲之亦莫之聽矣我何懼而慎秘

字慎既累月上命李公相客謂愈曰子前被言於一相今李

公又相子其危哉謫字无愈曰前之謗我於宰相者翰林不知

也後之謗我於翰林者宰相不知也今二公合處而會言若

及愈必曰韓愈亦人耳彼教宰相又教翰林其將何求必不

然吾乃今知免矣既而譏言果不行宰相或皆作相国乃今

下字无

愛直贈李君房別

左右前後皆正人也欲其身之不正烏可得邪鵲或吾觀李

生在南陽公之側有所不知知之未嘗不爲之思有所不疑

疑之未嘗不爲之言勇不動于氣義不陳乎色怍域南陽公

舉措施爲不失其宜天下之所窺觀稱道洋洋者抑亦左右

前後有其人乎公下或作其有字凡在此趨公之庭議公之事者吾既從而遊矣或先此字○今按此下疑當有而字言而公信之者謀而公從之者四方之人則既聞而知之矣李生南陽公之甥也人不知者將曰李生之託婚於貴富之家將以充其所求而止耳故吾樂爲天下道其爲人焉今之從事於彼也吾爲南陽公愛之爲南上或作有能字又未知人之舉李生於彼者何辭彼之所以待李生者何道又或作賦舉不失辭待不失道雖失之此足愛惜而得之彼爲歡忻於李生道猶若也舉之不以吾所稱待之不以吾所期李生之言不可出諸其口矣吾重爲天下惜之惜或作愛

張中丞傳後叙

元和二年四月十三日初愈與吳郡張籍閑家中舊書得李翰所爲張巡使巡上無張字翰以文章自名爲此傳頗詳密然尚

恨有闕者不爲許遠立傳又不載雷萬春事首尾遠雖材若

不及巡者開門納巡位本在巡上授之柄而處其下無所疑

忌竟與巡俱守死成功名城陷而虜與巡死先後異耳開上疑

當有然字兩家子弟材智下不能通知二父志以爲巡死而遠就

虜疑畏死而辭服於賊遠誠畏死何苦守尺寸之地食其所

愛之肉以與賊抗而不降乎當其圍守時外無虬音字音蟻

子之援所欲忠者國與主耳而賊語以國亡主滅情滅下或

有智之字。今按悟字无理且以諸本作語若果合有悟字

即是誤字之訛但以字上若有語字或誤字或語之字或誤

之字即滅字下皆不當復有誤之字若以字遠見救援不至

上无此四種字即知字下皆當有誤之字而賊來益衆必以其言爲信外無待而猶死守人相食且盡

雖愚人不能數日而知死處矣遠之不畏死亦明矣烏有城

壞其徒俱死獨蒙愧恥求活雖至愚者不忍爲嗚呼而謂遠

之賢而爲之邪其徒上有而字或又疑而字說者又謂遠

與巡分城而守城之陷自遠所分始以此詬遠此又與兒童

之見無異

諺或作是

人之將死其藏腑必有先受其病者引繩

而絕之其絕必有勲觀者見其然從而尤之其亦不達於理

矣小人之好議論不樂成人之美如是哉如巡遠之所成就

如此卓卓猶不得免其他則又何說當二公之初守也寧能

知人之卒不救棄城而逆遁苟此不能守雖避之他處何益

或

及其無救而且窮也將其創

楚良切殘餓羸

之餘雖欲去必不達二公之賢其講之精矣守一城捍天下以

千百就盡之卒戰百萬日滋之師蔽遮江淮沮遏其勢天下

之不亡其誰之功也

之字非是

當是時棄城而圖存者不可

一二數

所矩

擅彊兵坐而觀者相環也不追議此而責二公

以死守亦見其自比於逆亂設淫辭而助之攻也

或作愈

嘗從事於汴徐二府屢道於兩府間

或親祭於其所謂雙

廟者其老人往往說巡遠時事云南霽雲乞救於賀蘭也

之字无賀蘭嫉巡遠之聲威功績出已上不肯出師救愛霽雲

之勇且壯不聽其語彊留之具食與樂延霽雲坐霽雲慷慨

語曰雲來時睢州也陰綴宋陽之人不食月餘日矣雲雖欲獨食

義不忍雖食且不下咽揀上或无霽雲字非是因拔所佩刀斷一指血

淋漓以示賀蘭一座大驚皆感激爲雲泣下雲知賀蘭終無

爲雲出師意即馳去將出城抽矢射佛寺浮圖矢著頂略其

上顰半箭曰吾歸破賊必滅賀蘭此矢所以志也箭或作倚歸或作師

非愈貞元中過泗州船上人猶指以相語城陷賊以刃脅降

巡巡不屈即牽去將斬之又降霽雲雲未應或无霽字巡呼雲曰

南八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雲笑曰欲將以有爲也公有

言雲敢不死即不屈或疑張籍曰有于嵩者少依於巡

及巡起事嵩常在圍中及巡或作及作嵩籍大曆中於和州烏江

縣見嵩嵩時年六十餘矣

或无下

以巡初嘗得臨渙縣尉好

李無所不讀

或无

籍時尚小粗問巡遠事不能細也云巡長

七尺餘鬚髯若神嘗見嵩讀漢書謂嵩曰何爲久讀此

或

嵩曰未熟也巡曰吾於書讀不過三編終身不忘也因誦嵩

所讀書盡卷不錯一字嵩驚以爲巡偶熟此卷因亂抽他帙

以試無不盡然嵩又取架上諸書試以問巡巡應口誦無疑

嵩從巡久亦不見巡常讀書也爲文章操紙筆立書未嘗起

草

起

作有

金吾表有

巡開

元二十四年

進士

劉夢得

嘉祐

載

是賊滅亡之日

激勳

將士賊詩有云

表蒼

蒼鶴出陣

飲血

更登

陣又夜聞笛

詩有云

營開

星月

近戰

苦陣雲深

觀此則巡

之文章可見矣一本作未嘗有草新添巡守睢陽詩全草云

接戰李來苦孤城日漸危合圍作月暈分守效魚麗委厭黃

塵趁暗將白羽毫裏鏑出陣飲血更登陣忠信初守睢陽

應難敵堅貞自不移無人報天子心計發何施

時士卒僅萬人城中居人戶亦且數萬巡因一見問姓名其

後無不識者

或无

字

巡怒鬚髯輒張及城陷賊縛巡等數千人

坐且將戮巡起旋其衆見巡起或起或泣或起或泣巡曰汝勿怖死命也衆泣不能仰視巡就戮時顏色不亂陽陽如平常遠寬厚長者貌如其心與巡同年生月日後於巡呼巡爲兄死時年四十九作呼巡或嵩貞元初死於亳宋閒或傳嵩有田在亳宋閒武人奪而有之嵩將詣州訟理爲所殺嵩無子張籍云嵩將上或有而字爲下或有其字皆非是

河中府連理木頌

司空咸寧王渾瑊尹蒲之七年木連理生于河之東邑野夫來告且曰吾不知古始氣之交暢也維吾王之德交暢者有五是其應乎殆或作始或无殆字皆非是訓戎奮威蕩戮凶回舉政宣和人則寧嘉入踐台階庶尹克司來帥熊羆四方作儀閔仁鰥寡不寧燕息仁或作人非是人樂王德祝年萬億府有羣吏王有從事異體同心歸民于理異體或作上下非是天子是嘉俾錫勞王

王拜稽首天子之光庶德昭融神斯降祥殊本連理之柯同

榮異龍芝禾

榮為一句今本朝本之柯皆作枝柯仍與下文同

本連理之柯即今所謂之木也同榮異龍芝禾即書所謂異

相定則理承義贅句分而論不協失之遠矣吾侯之產茲

土也久矣

之字疑當作耳

今欲明于大君紀于策書王抑

余也冶金伐石垂耀無極

王余抑也或或作將王余抑也或

韻耳作余抑王固无理作王抑余亦重複无它可當以

是為舊肆姁媮上音幼下音不知所願託頌詞長言之于康

衢頌曰

木何為考此祥洵厥美考在吾王詢非是願封植考永固俾

斯人考不忘

斯或作其人或作民

汴州東西水門記并序

貞元十四年正月戊子隴西公命作東西水門

或无隴西二字非是

董晉本中舒之裔自越三月辛巳朔水門成三日癸未大合

樂設水嬉會監軍軍司馬賓佐僚屬將校熊寵之士肅四方

之賓客以落之士女蘇祐和會闐郭溢郭既卒事其從事昌

黎韓愈請紀成績其詞曰

維汴州河水自中注厥初距河為城其不合者誕真聯鎖于

河宵浮晝湛舟不潛通舟或作拒不合者誕真聯鎖于

上下文意蓋言置鎖船足以禁舟之潛通然未免有礙今按

之患故須作冰門耳諸本作舟不潛通者誤也今上文既言

置鎖而下文乃天舟用諸通則是鎖為虛設而無其下句亦不

應著然字矣若以為誤則石本乃當時所刻不應有誤然亦

傳者之誤耶其說之未盡者又見於溪堂盤谷等篇讀者詳

之然其襟抱虧疏風氣宣洩邑居弗寧訛言屢騰屢載已來

孰究孰思皇帝御天下十有八載此邦之人遭逢疾威囂童

噉噉上音叫下音呼皆聲也囂童李迺劫眾阻兵慄々栗々若墜若覆時維

隴西公受命作藩爰自洛京單車來臨遂拯其危遂去其疵

作持弗肅弗厲董爲大和神應祥福五穀穰熟既庶而豐人

力有餘監軍是咨司馬是謀謂本及有公皆有此二句以

定當以之○今詳此二語發後人惡監軍二字而刪之耳方

氏直謂問本爲公晚年所定不知何據而云然以今觀之其

奸諛多最爲初出未校之本前已辨之詳矣大抵諸閣

善過於私本出俗但見其爲官本便事信之而不復問其精

理之如何已爲可笑今此乃復造爲改定之說以樹其口則

又可笑乃作水門爲邦之郭以固風氣以閉寇偷作或黃流

渾々飛閣渠々因而節之匪爲觀遊天子之武維隴西公食

布天子之文維隴西公食宜此文以石閣蜀本作醇○今按

緣信但上條用字大誤河之汙々有君切源子崑崙天子萬

祀公多受祉乃伐山石刻之日月尚俾來者知作之所始

燕喜亭記

燕或作宴此記

太原王弘中在連州與學佛人景常元慧游佛下或有之字

異日從二人者行於其居之後丘荒之間上高而望得異處

焉斬茅而嘉樹列發石而清泉激輦糞壤燔櫛薪詩作之昇之其獨其繫注

曰木立死曰櫛櫛自斃也却立而視之出者突然成丘陷者

呀張口兒然成谷窪也老子窪則盈者爲池而缺者爲洞若

有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自是弘中與二人者晨往而夕忘歸

焉乃立屋以避風雨寒暑避或作準寒上或有準字或作立

以禦風雨以除寒暑以石木云左傳既成愈請名之其丘

曰竢德之丘蔽於古而顯於今有竢之道也其丘上或有名

德其石谷曰謙受之谷瀑音暴又曰振鷺之瀑谷言德瀑言

容也其土谷曰黃金之谷瀑曰秩秩之瀑谷言容瀑言德也

洞曰寒居之洞志其入時也池曰君子之池虛以鍾其美盈

以出其惡也泉之源曰天澤之泉出高而施下也合而名之

以屋曰燕喜之亭取詩所謂魯侯燕喜者頌也名或作言

頌也頌或作言

○按蜀本如此或作頌者於是州民之老聞而相與觀焉

○抗本如此或作無老字而或作者曰吾州之山水名天下然而

無與燕喜者比經營於其側者相接也而莫直其地凡天作

而地藏之以遺其人乎字直或有於字其側

音直當也史記穰里子墓正直其地字其人以石本无其

弘中自吏部郎貶秩而來无郎字皆非是次其道途所

經自藍田入商洛田下或涉浙湍

城出荆門下岷音民江過洞庭上湘水行衡山之下繇柳

嶺緩狁音音所家魚龍所宮極幽遐理謔之觀宜其於山水飫

聞而默見也或作猿或作猿也今其意乃若不足傳

曰智者樂水仁者樂山弘中之德與其所好可謂協矣智以

謀之仁以居之吾知其去是而羽儀於天朝也不遠矣遂刻

石以託

以石本而字

徐泗豪三州節度掌書記聽石記

豪諸本作濠石或作肇
和三年改爲濠石或作肇
濠字樣及唐詩亦皆作豪而元和水皆與地理志合
中問誤去水元和三年字又加水皆與地理志合
但通典偶除中間去水一節耳此濠字當以

豪作

書記之任亦難矣元戎整齊三軍之士統理所部之

守邦國贊天子施教化

整或作總
作事守或作總

而外與賓客四鄰

交其朝覲聘問慰薦祭祀祈祝之文與所部之政三軍之號

令升黜凡文辭之事皆出書記

祈或作所

非閑辨通敏兼人之才

莫宜居之

闕或作宏

然皆元戎自辟然後命於天子後苟其帥

之不文則其所辟或不當亦其理宜也南陽公自御史大夫

豪壽廬三州觀察使授節移鎮徐州歷十一年而掌書記者

三人諸下其一人曰高陽許孟容入仕于王朝今爲尚書
禮部郎中其一人曰京兆杜兼今爲尚書禮部員外郎觀察
判官其一人隴西李博自前鄉貢進士授秘書省校書郎方
爲之謂上或南陽公文章稱天下其所辟實所謂閎辨通敏
兼人之才者也後之人苟未知南陽公之文章吾請觀於三
君子苟未知三君子之文章吾請觀於南陽公可知矣下翊
有有蔚乎其相章炳乎其相輝志同而氣合魚川泳而鳥雲
飛也章炳作狀或作華泳愈樂是賓主之相得也故請刻石
以記之而陷置于壁閒俾來者得以覽觀焉魏下或无之字

畫記

雜古今人物小畫共一卷騎而立者五人騎而被甲載兵立
者十人兵下或一人騎執大旗前立騎下或騎而被甲載兵
行且下牽者十人騎且負者二人騎執器者一人騎擁田大

者一人騎而牽者二人騎而驅者三人執羈居宜勒音的立

者二人騎而下倚馬臂隼而立者一人騎而驅涉者二人徒

而驅牧者二人徒下分按徒則非驅知坐而指使者一

人甲冑手弓矢鈇鉞植者七人甲冑執幟植者十人負者七

人偃寢休者二人甲冑坐睡者一人方涉者一人方坐而

脫足者一人方寒附火者一人雜執器物役者八

人奉壺矢者一人舍而具食者十有一人具或能且計挹且

注者四人牛牽者二人二或驢驅者四人一人杖而負者預

人字疑在負者之下婦人以孺子載而可見者六人婦人

以字載而上下者三人孺子戲者九人凡人之事三十有二

爲人大小百二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作焉屬上句非是

馬大者九匹於馬之中又有上者下者抗本作亦有馬之下

皆焉蜀本同但又作亦閱本作亦有焉焉今按此句三本皆无理惟別本作又有上者下者而充焉字乃與上下文意

相偶今行者牽者牽一作奔或併无四字今按牽謂牽而

以之奔涉者陸者或无陸者二字今按此承涉翹者顧者鳴者

寢者訛者立者人立者或无人立者齧者齧沒切齧也者飲者五結

者哂者降者痒磨樹者噓者嗅者喜相戲者怒相踉蹌切

者喜下或秣者騎者驤者走者載服物者載狐兔者凡馬之

事二十有七為馬大小八十有三而莫有同者焉屬上句非

是牛大小十一頭十下或橐駝三頭橐或作駝下同方

駝物故以名驢如橐駝之數而加其一焉隼一大羊狐兔麋

鹿共三十旃車三兩雜兵器弓矢旌旗刀劍矛楯切食尹弓服

矢房甲冑之屬并孟登音登又都滕切登之長柄也笠

舊鎡金鎡其絢切日日無足日金飲食用之器壺矢

博弈之具二百五十有一皆曲極其妙以關說本用下有

駢貞元甲戌年余在京師甚無事同居有獨孤生申叔者或

有始得此畫而與余彈琴四角微隱起彈琴二尺中心高如覆孟其巖為小壺

半局今樂中有此法神子厚序事最妙是長斜謂若角斜彈一發過

為非一工人之所能運思蓋聚集眾工人之所長耳雖百金

不願易也工下或甘無人明年出京師至河陽與二三客論

畫品格因出而觀之座有趙侍御者君子人也見之戚然若

有戚然感上或有字或亡之且二十年矣余少時常有志乎茲事得國本

絕人事而摸得之遊閭中而喪焉居閑獨時往來余懷也

以其始為之勞而夙好之篤也來上或有日字為上初无始

有當今雖遇之力不能為已且命工人存其大都焉余既甚愛

之又感趙君之事因以贈之而記其人物之形狀與數而時

觀之以自釋焉

藍田縣丞廳壁記

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其下主簿尉主簿尉

乃有分職丞位高而偏例以嫌不可否事文書行吏抱成案

諸丞卷其前鉗以左手右手摘紙尾鴈驚行以進平立峴音

丞曰當署或作先曰丞涉筆占位署惟謹或作目吏問可

不可吏曰得則退不敢略省漫不知何事官雖尊力勢反出

主簿尉下警之說文云丞之設豈端使然哉或作警不省語也前漢

以丞為慢之謂且至以博陵崔斯立種學績文以蓄其有泓

涵演長流也迺日大以肆或作大貞元初挾其能戰藝

於京師再進再屈於人抗本无再進二字貞元初挾其能戰藝

四年進上六年中博學宏詞或作進而屈或作元初挾其能戰藝

皆脫字以蛇為誤但唐人試宏詞者甚少如貞元初年僅

三十二人而已作千人恐非是或疑千當作其如云屈元初

其坐人忙然无所稱姑放禮天子傳闕其外以俟知者元和

初以前大理評事言得失黜官再轉而為丞茲邑始至喟曰

官無卑顧材不足塞職既嚙巨禁不得施用又喟曰丞哉丞

哉余不負丞而丞負余則盡耕五去牙角一躡故跡破崖

岸而為之謂下或皆有然字丞上有高字云高音許吏

也○今按文承不成立理汲說文承言類如此丞應故有記壤

漏汚不可讀疑為衍文斯立易桶與瓦墁明官治壁悉書前

任人名氏庭有老槐四行南牆鉅竹千挺儼立若相持云以

木說文接水灑灑音循除鳴斯立痛掃溉對樹二松日哦其

間有吟字或有問者輒對曰余方有公事子姑去考功郎中知

制誥韓愈記

新修滕王閣記

愈少時則聞江南多臨觀之美而滕王閣獨為第一有瑰偉

絕特之稱則或作當臨觀或作登臨及得二王所為序賦記

等

或云王勃作游閣序王緒作賦今中壯其文辭益欲往

承王公為從事日作修閣記或並元

壯其文辭益欲往

一觀而讀之以忘吾憂繫官于朝願莫之遂十四年以言事

斥守揭陽揭或无事字

便道取疾以至海上又不得過南昌而

觀所謂滕王閣者其冬以天子進大號加恩區內移刺袁州

表於南昌為屬邑

於上私喜幸自語以為當得躬詣大府

受約束於下執事及其無事且還儻得一至其處竊寄目償

所願焉

其本皆同

如諸本乃有曲折而其先公後私不以遊覽雖乎受命之重

尤得事大府之體與聘禮既受饗後然後請觀乃從下門而

入意力相似如所定則皆失之而竊舒目

以中書舍人太原王公為御史中丞觀察江南西道洪江饒

虔吉信撫表采屬治所八州之人前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

得者公至之日皆罷行之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下字對偶以辭亦非是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令修於廩戶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下字對偶以辭亦非是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令修於廩戶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下字對偶以辭亦非是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令修於廩戶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下字對偶以辭亦非是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令修於廩戶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下字對偶以辭亦非是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令修於廩戶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下字對偶以辭亦非是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令修於廩戶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下字對偶以辭亦非是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令修於廩戶

春生秋殺陽開陰閉下字對偶以辭亦非是

大者驛聞小者立變

令修於廩戶

數目之間而人自得於湖山半里之外作相賦吾雖欲出意見
論利害聽命於藩下而吾州乃無一事可假而行者又安得
捨已所事以勤館人則滕王閣又無因而至焉矣或疑其歲
九月人吏浹和公與監軍使燕于此閣文武賓士皆與在席
酒半合辭言曰此室不修且壞前公爲從事此邦適理新之
公所爲文實書在壁理或作治所今三十年而公來爲邦伯
適及期月公又來燕于此公烏得無情哉或作胡以
乎語意輕脫不類公文亦非繁屬所得施於其長者蓋
本作烏自烏而胡又自胡而謫耳大抵此篇文苑多謬公應
曰諾於是棟楹梁桷板檻之腐黑撓折者盡瓦級輒之破缺
者赤白之漫漶上莫半切下胡節切赤白者蓋瓦級輒之破缺
鮮者治之則已破或作故或作主今按瓦級輒之破缺
害也且修室而盡易其故則是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
新作而非修之謂矣作故則是無修前人無廢後觀工既訖
功公以衆飲而以書命愈曰予其爲我記之而下或有實焉

字愈既以未得造觀爲歎竊喜載名其上詞列三王之次有榮耀焉乃不辭而承公命其江山之好登望之樂雖老矣如獲從公遊尚能爲公賦之元和十五年十月某日袁州刺史韓愈記其或作五

科斗書後記

愈叔父名雲卿仕終禮部侍郎李君之諱其妻母曰禮部甚高君之妻好立節義有大功於昭陵其文章出于時而官不雲卿孫女也當大曆世文辭獨行中朝天下之欲銘述其先人功行取信來世者咸歸韓氏於時李監陽冰獨能篆書而同姓叔父釋木善八分釋不代宗時官禮部尚書杜子美李等或作蓋或作蓋能非是○今擬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公於釋木已无服蓋能非是○今擬禮云五世祖免殺同姓也矣故以同姓言之不問可知其人不如是者不無二服故三

家傳子弟往來貞元中愈事董丞相幕府於汴州識開封令服之者陽冰主授余以其家科斗孝經漢衛宏官書兩部合

一卷愈寶蓄之而不暇學

服之或作復之官書

也後來京師爲四門博士

識歸公歸公好古書能通之愈曰

古書得其據依蓋可講

無其字據依或作依左氏無所據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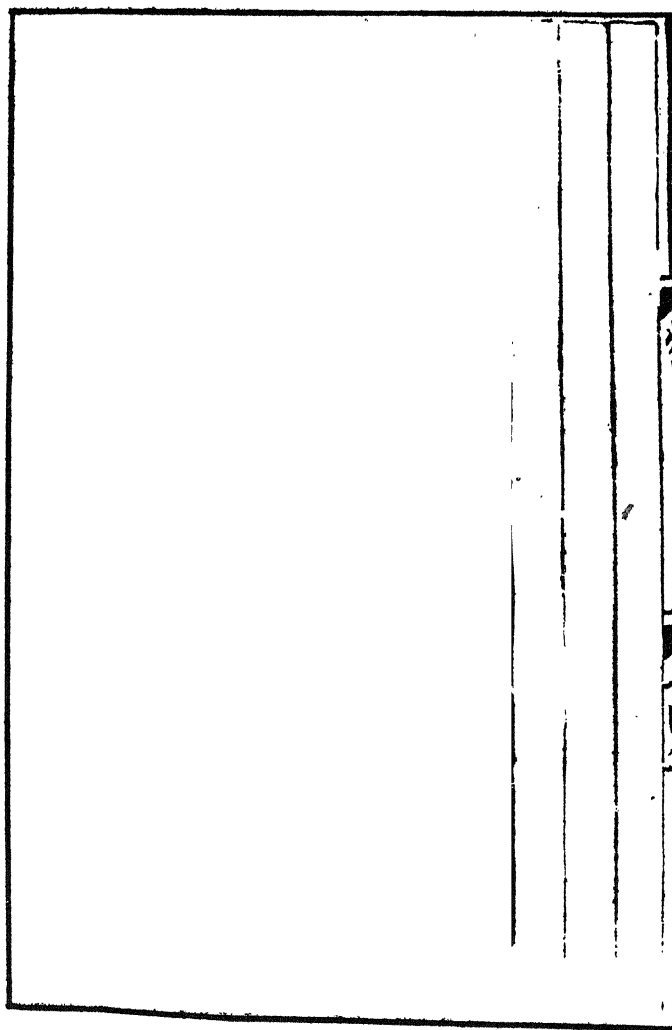
書屬歸氏元和來愈亟不獲讓嗣爲銘文薦道功德思凡爲

文辭宜略識字

無道字識或有古字

月餘張籍令進士賀拔恕寫以留愈

愈字無蓋得其十四五而歸其書歸氏十一年六月四日右庶子韓愈記



宋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四

考異音釋附

雜著

鄆州谿堂詩

并序此篇多从石本

憲宗之十四年始定東平三分其地

謂沂李師道所據

曹濮等州觀察使薛平青州刺史王遂沂州刺史

以華州刺史禮部尚書兼御史大

夫扶風馬公爲鄆

音運秦爲薛郡曹濮音卜古昆地漢爲東平國吾之墟

節度觀察

等使鎮其地

有公下或摠字

既一年褒其軍號曰天平軍上即位之

二年召公入且將用之以其人之安公也復歸之鎮

安下或有字

此句或作以彼之人安於公也

上之三年公爲政於鄆曹濮也適四年矣治

成制定衆志大固惡絕於心仁形於色罇心一力以供國家

之職

罇心一力或作竭心力罇或作竭罇旨亮切專也罇或作罇罇本筆末

于時沂密始

分而殘其師

沂帥王遂也○謂十四年沂

鎮魏不悅於政相翦繼變馬使朱克融囚其節度使張洪清

以反成德軍大將王延湊殺其節度使張弘誠自後復歸於
年罷博節度使田布自殺兵馬使史憲誠自後復歸於
舊因田弘正史憲誠皆為下所殺徐亦乘勢逐帥自置同
於三方此謂崔羣為王智興所逐也惟鄆也截然中居四
鄰望之若防之制水恃以無恐之句若其無之則下文所謂持
以無恐者為誰恃之邪大凡為人作文而身或在遠無由親
視摹刻既有脫誤又以毀之重勞遂不能改若此者蓋親見
之亦非獨古為然也今此三本幸皆不誤而反信闕抗獨本雖有謬誤往往曲
為石本脫句所奪甚可笑也然而皆曰鄆為竇巢且六十年
將彊卒武曹濮於鄆州大而近句或作於曹濮州非是一軍所
根抵皆驕以易然而公承死亡之後撥拾之餘剝膚椎髓公
私掃地而立新舊不相保持萬目睽睽作持或公於此時能安
以治之其功為大若幽鎮魏徐之亂不崩而變此功反小何
也公之始至衆未孰化以武則忿以憾以恩則橫而肆以威
作而憾一字或一以為赤子一以為龍蛇僨病也心罷疲精磨以

歲月然後致之難也及敷之行衆皆戴公爲親父母夫叛父

母從仇讎非人之情故田易

下或有也字

於是天子以公爲尚書

右僕射封扶風縣開國伯以褒嘉之

或元公及封字縣或作郡

公亦樂衆

之和知人之悅而侈上之賜也於是爲堂於是居之西北隅

號曰谿堂以饗士大夫通上下之志既饗其從事陳曾謂其

衆言公之畜此邦其勤不亦至于此邦之人纍

力臣切繫也說文綴得理

也公之化惟所令之不亦順乎上勤下順遂濟登茲不亦休

乎昔者人謂斯何今者人謂斯何雖然斯堂之作意其有謂

而增無詩歌是不考引公德而接邦人於道也

德下或无而字

乃使

來請其詩曰

帝奠九壘

古壘

有葉有年有荒不條河岱之間

不或有

及我憲

考一收正之

敝或

視邦選侯以公來尸公來尸之人始未信

公不飲食以訓以徇孰饑無食孰呻孰歎孰寃不問不得分

口覆

坐止士

管田以編

西

以深

讀頌

曰駭耳

不餓病

古不

馬既

詠律

平也

日故亦如

1

此邦是寐

雅音休不

貓相乳

有說字

司徒北平王家貓有生子同日者其一死焉或作其一母死有二子飲於死母母且死其鳴咻咻其一方乳其子若聞之起而若聽之走而若救之起下銜其一置於其棲又往如之反而乳之若其子然噫亦異之大者也也字无夫貓人畜也非性於仁義者也仁字非是其感於所畜者乎哉北平王牧人以康伐罪以平伐或作理陰陽以得其宜國事既畢家道乃行父父子兄兄弟雍雍如也愉愉如也視外猶視中一家猶一人夫如是其所感應召致其亦可知矣易曰信及豚魚非此類也夫非此或作愈時獲幸於北平王客有問王之德者愈以是對客曰夫祿位貴富人之所大欲也得之之難未若持之之難也得之於功或失於德得之於身或失

於子孫

並有之字或失字下

或今夫功德如是祥祉如是其善持之也

可知已

既已二字或無此

因叙之爲猶相乳說云

下或有爾字非是

進士策問十三首

問書稱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以至于庶人龜策
者其從違以審吉凶則是聖人之舉事與爲無不與人共之
者也吉凶以蜀本作凶吉。今按龜策凡言吉凶者多先
問可否一例倒用則失之矣此類當
徐讀而以其聲之錯者不能悉論也於易則又曰君不密則
失臣臣不密則失身幾事不密則害成而春秋亦有譏漏言
之詞如是則又似不與人共之而獨運者下或有也字書與易春
秋經也聖人於是乎盡其心焉耳矣其文相戾悖如此欲人
之無疑不可得已是一說者其信有是非乎抑所指各殊而
學者不之能察也諒非深考古訓讀聖人之書者其何能辨
之此作此固吾子之所宜無讓君願承救焉下或有也字

問古之人有云夏之政尚忠殷之政尚敬而周之政尚文是

三者相循環終始若五行之與四時焉原其所以爲心皆非

故立殊而求異也各適於時救其弊而已矣夏殷之書存者

可見矣夏殷之字非是至周之典籍咸在考其文章其所尚若

不相遠然焉所謂二者之異云乎遠下句但其下辨當有一有字

屬下句但其下疑或有一諸字抑其道深微不可究攷將其

詞隱而難知也不然則是說爲謬矣周之後秦漢蜀吳魏晉

之興與霸亦有尚乎無也或無與觀其所爲其亦有意云爾

循環之說安在吾子其爲所隱焉

問夫子之序帝王之書而繫以秦魯及次列國之風而朱魯

獨稱頌焉秦穆之德不踰於一霸穆或作宋魯之君不賢乎

齊晉其位等其德同升黜取捨如是之相遠亦將有由乎願

聞所以辨之之說

問夫子既沒聖人之道不明蓋有楊墨者始侵而亂之其時

天下咸化而從焉孟子辟而闢之則既廓如也或無其特字

今其書尚有存者其道可推而知不可乎或無知字非是其所守者

何事其不合於道者幾何孟子之所以辭而闢之者何說者

或作之也今之學者有學於彼者乎有近於彼者乎其已無傳乎

其無乃化而不自知乎其無傳也則善矣如其尚在將何以

救之乎尚在則尚何以救之乎乃是在尚无將字。今按若以

不稱入其諸生學聖人之道必有能言是者其無所爲讓

問所貴乎道者不以其便於人而得於已乎當周之衰管夷

吾以其君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戎狄以微京師以尊四海

之內無不受其賜者天下諸侯奔走其政令之不暇而誰與

爲敵此豈非便於人而得於已乎今職上文及詳諸說

秦用商君之法人以富國以彊諸侯不敢抗及七君而天

下爲秦使天下爲秦者商君也而後代之稱道者咸蓋言管

商氏何哉庸非求其名而不責其實歟願與諸生論之無惑

於舊說名下或无而字其或作於實舊或作記非是句下或有焉字

問夫子之言蓋各言爾志益吐字或又曰居則曰不吾知也如

或知爾則何以哉今之舉者不本於鄉不序於庠一朝而羣

至乎有司有司之不之知也宜矣不之或无之字今將自州縣始請

各誦所懷聊以觀諸生之志死者可作其誰與歸此下或有又曰君是

邦弛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敢問諸生之所事而

友者爲誰乎而或作其所爲或作其所謂賢而仁者其事如何哉言及之

而不言亦君子之所不爲也所二字

問春秋之時百有餘國皆有大夫士詳於傳者無國無賢人

焉其餘皆足以充其位不聞有無其人而闕其官者闕下或無有字

春秋之後其書尤詳以至于吳蜀魏下及晉氏之亂國分如

銚則時錄

朱

讀其書亦皆有人焉

魏字或在晉下謂元魏

豈應畧而不言乎

今天下九州四海其爲土地大矣國家之舉士內

有明經進士外有方維大臣之薦其餘以門地勲力進者又

有倍於是其爲門戶多矣

有倍或作加倍

而自御史臺尚書省以至

于中書門下省咸不足其官豈今乏人不及於古之人邪何

求而不得也夫子之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誠

得忠信如聖人者而委之以大臣宰相之事有不可乎

作以委之非是

況於百執事之微者哉古之十室必有任宰相大臣

者今之天下而不足士大夫於朝其亦有說乎

問夫子曰潔淨精微易教也今習其書不識四者之所謂蓋

舉其義而陳其數焉

問易之說曰乾健也

易上

或前韻字

今考乾之爻在初者曰

潛龍勿用在二者曰夕惕若厲无咎在四者亦曰无咎在上

曰有悔卦六位一勿用二苟得无咎一有悔安在其爲健乎

二非作又曰乾以易知坤以簡能乾之四位既不爲易矣坤

之爻又曰龍戰于野戰之於事其足爲簡乎野下或有其易

六經也學者之所宜用心願施其詞陳其義焉或无所

問人之仰魚向切而生者穀帛穀帛豐無飢寒之患然後可

以行之於仁義之途措之於安平之地此愚智所同識也下者

或有在字體今天下穀愈多而帛愈賤人愈困者何也愈賤

益賤而字疑當在賤字下但此正与張中丞傳後城裏耕者

而其徒皆死云云者相類恐公自有此一種句法也不多而穀有餘蠶者不多而帛有餘有餘宜足而反不足此

其故又何也將以救之其說如何

問夫子言堯舜垂衣裳而天下理又曰無爲而理者其舜也

歟書之說堯曰親九族又曰平章百姓又曰協和萬邦又曰

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又曰洪水懷山襄陵下人其咨

作民此試進士當
辭諱依民者非是

夫親九族平百姓和萬邦則天道授人時

熱水禍非無事也而其言曰垂衣裳而天下理者何也於舜

則曰慎五典又曰叙百揆又曰賓四門又曰齊七政又曰類

上帝禋六宗望山川徧羣神又曰協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

五載一巡狩又曰分十二州封山濬川恤五刑典三禮彰施

五色出納五言封諸本作
隨來是嗚呼其何勤且煩如是而其言曰

無爲而理者何也將亦有深辭隱義不可曉邪抑其年代已

遠失其傳邪二三子其辨焉抑其下或有字非是已
遠或作遠矣切无已字

問古之學者必有師所以通其業成就其道德者也德下或
无者字

由漢氏已來師道日微或作代
无已字然猶時有授經傳業者及

于今則無聞矣德行若顏回言語若子貢政事若子路文學

若子游猶且有師非獨如此雖孔子亦有師問禮於老聃問

樂於萇弘是也无
字今之人不及孔子顏回遠矣而且無師

樂於萇弘是也

无下或然其不聞有業不通而道德不成者何也
或無有所字

問食粟衣於既切帛服仁行義以俟死者二帝三王之所守

聖人未之有改焉者也今之說者有神仙不死之道不食粟

不衣帛薄仁義以爲不足爲是誠何道邪聖人之於人猶父

母之於子二於字或皆作于有其道而不以教之不仁其道雖有而

未之知不智仁與智且不能又烏足爲聖人乎鵠誠不然則

說神仙者妄矣

爭臣論

爭或作諫諫諫曰諫日本及徵公与范司諫書溫公通鑑皆作爭

或問諫議大夫陽城於愈可以爲有道之士乎哉學廣而聞

多不求聞於人也行古人之道居於晉之鄙晉之鄙人薰其

德而善良者幾千人大臣聞而薦之天子以爲諫議大夫下子

或无人皆以爲華陽子不色喜或无人字及居於位五年矣

視其德如在野彼豈以富貴移易其心哉

在下或有草字愈

應之曰是易所謂恒其德貞而夫子凶者也惡騎得爲有道

之士乎哉在易蠱之上九云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蹇之六二

則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夫不以所居之時不一而所蹈之

德不同也並無之時之德若蠱之上九居無用之地而致匪躬

之節以蹇之六二在王臣之位而高不事之心則冒進之患

生曠官之刺興志不可則而尤不終無也蹇上或有字字事

或有之字終或作今陽子在位不爲不久矣聞天下之得失

不爲不熟矣天子待之不爲不加矣而未嘗一言及於政陽

陽子二字或有實一匹夫四字或作實一介之夫下再出

得失若越人視秦人之肥瘠藉忽焉不加喜戚於其心問其

官則曰諫議也問其祿則曰下大夫之秩也問其政則曰我

不知也有道之士固如是乎哉夫下且吾聞之有官守者

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今陽子以爲得其

言言乎哉得其言而不言與不得其言而不去無一可者也

子上或无復出言字。按此語正謂陽子。弟自謂得其言則何不言乎哉。或本非是。陽子將爲祿仕乎

古之人有云仕不爲貧而有時乎爲貧謂祿仕者也宜乎辭

尊而居卑辭富而居貧若抱關擊柝者可也蓋孔子嘗爲委

必曰牛羊遂而已矣若陽子之秩祿不爲卑且貧章章明矣

而如此其可乎哉秩祿或作秩秩或曰否非若此也夫陽子惡訕上

者惡爲人臣招音翹其君之過而以爲名者故雖諫且議使人

不得而知焉音翹其君之過舊本招下注音翹二字。武子好以言招。見國語。漢書五行志。鄭林讀招爲翹。招幸

也。朱元憲曰。考它書未獲爲翹之意。作音者當有所據。今按呂氏春秋。孔子之助能招國門之閔。注招幸也。又過秦論。

列。鄭林亦音翹。書曰爾有嘉謨嘉猷則入告尔后于内尔乃

順之于外曰斯謨斯猷惟我后之德夫陽子之用心亦若此

者愈應之曰若陽子之用心如此茲所謂惑者矣

茲或作入

則諫其君出則使人知者大臣宰相者之事非陽子之所宜

行也夫陽子本以布衣隱於蓬蒿之下

以字无本

主上嘉其行

誼擢在此位官以諫爲名誠宜有以奉其職使四方後代知

朝廷有直言骨鯁之臣天子有不憚賞從諫如流之美庶岩

穴之士聞而慕之束帶結髮願進於闕下而伸其辭說致吾

君於堯舜熙鴻號於無窮也若書所謂則大臣宰相之事非

陽子之所宜行也且陽子之心將使君人者惡聞其過乎是

啓之也

是啓或作其啓非是

或曰陽子之不求聞而人聞之不求用而

君用之不得已而起守其道而不變何子過之深也愈曰自

古聖人賢士皆非有求於聞用也

有心字

誠聞其時之不平人

之不以得其道不敢獨善其身而必以兼濟天下也

必作不

致屹屹齧死而後已故禹過家門不入孔席不暇暖而墨突

不得黔

門下或有而字

彼二聖一賢者豈不知自安佚之爲樂哉誠

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夫天授人以賢聖才能豈使自有餘而

已誠欲以補其不足者也

補上自字者下無也字云

今按韓公之意乃言天生聖賢非但使之自有餘也

乃欲以補衆人之不足耳故下文云云說非是

耳目之於身也耳司聞而目司見聽其是非視其險易然後身得安

焉聖賢者時人之耳目也時人者聖賢之身也

目下或且陽

子之不賢則將役於賢以奉其上矣若果賢則固畏天命而

閔人窮也惡

音

得以自暇逸乎哉

則將或作且將於賢或作於身皆非是

吾聞君子不欲加諸人而惡許以爲直者

或无欲字

若吾子之論直則直矣無乃傷于德而費於辭乎好尽言以招

音人過國

武子之所以見殺於齊也吾子其亦聞乎愈曰君子居其位

則思死其官未得位則思修其辭以明其道我將以明道也

非以爲直而加人也且國武子未能得善人而好盡言於亂

國是以見殺

而好死言於亂國

作而言

盡言

傳曰惟善

人能受盡言

謂其聞而能改之也

子告我曰陽子可以爲有

道之士也

今雖不能及已

陽子將不得爲善人乎哉

或无

哉字

改葬服議

經曰改葬總春秋穀梁傳亦曰改葬之禮總率下緇也此皆

謂子之於父母其他則皆無服何以識其必然經次五等之

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

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

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云總也

作云

傳稱舉下緇者緇

猶遠也下謂服之最輕者也以其遠故其服輕也

最輕下或

故下或江熙曰禮天子諸侯易服而葬以爲交於神明者不

可以純凶况其緇者乎

或无

是故改葬之禮其服惟輕以此

而言則亦明矣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

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

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此又其著者也文子又曰喪服既

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乃葬下或有者子思曰三年之喪

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未下或有者然則改葬與未葬者有異

矣古者諸侯五月而葬大夫三月而葬士逾月無故未有過

時而不葬者也過時而不葬謂之不能葬春秋譏之下而不葬

而若有故而未葬雖出三年子之服不變此孝子之所以著

其情先王之所以必其時之道也雖有其文未有著其人者

以是知其至少也是字无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及葬而

禮不備者若文王之葬王季以水齧其墓魯隱公之葬惠公

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是也諸本无故字初以舊監本云考之左氏當

有喪事有進而無退有易以輕服無加以重服殯於堂則謂

之殯瘞於野則謂之葬近代已來事與古異或游或仕在千

里之外或子幼妻稚而不能自還

稚下无而字

甚者拘以陰陽畏

忌遂葬於其土及其返葬也遠者或至數十年近者亦出三

年其吉服而從於事也久矣又安可取未葬不變服之例而

反爲之重服歟在喪當葬猶宜易以輕服况既遠而反純凶

以葬乎若果重服是所謂未可除而除不當重而更重也

下或有之字更下或无重字非是

或曰喪與其易也寧戚雖重服不亦可也

曰不然易之與戚則易固不如戚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

也儉之與奢則儉固愈於奢矣雖然未若合禮之爲懿也過

猶不及其此類之謂乎或曰經称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

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

何以非是

曰自啓至于既葬而二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

終三月也

啓下或有窮字至下或无既字○今按礼有自啓至于反哭之語方本是也

曰妻爲夫

何如曰如子

或无曰如二字非是

無弔服而加麻則何如曰今之弔服

猶古之弔服也

省試學生代齋郎議

諸本此下有貞元十年應博季宏祠九字

齋郎職奉宗廟社稷之小事蓋士之賤者也執豆蓬駿奔走以役于其官之長不以德進不以言揚蓋取其人力以備其事而已矣奉宗廟社稷之小事執豆蓬駿奔走亦不可以不敬也於是選大夫士之子弟未爵命者以塞負墮闕而教之行事子或其勤雖小其使之不可以不報也必書其歲既久矣於是乎命之以官而授之以事其亦微矣哉學生或以通經率或以能文稱其微者至於習法律知字書皆有以資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也自非天姿茂異曠日經久以所進業發聞於鄉閭稱道于朋友薦於州府而升之司業則不可得而齒乎國學矣所進或作進所進或作道然則奉宗廟

社稷之小事任力之小者也贊於教化可以使令於上者德藝之大者也其亦不可移易明矣

或无然字稷下或无之字

今議者謂學

生之無所事謂齋郎之幸而進不本其意因謂可以代任其

事而罷之蓋亦不得其理矣

亦或

今夫齋郎之所事者力也

學生之所事者德與藝也以德藝奉之而以力役之是使君

子而服小人之事且非國家崇儒勸學誘人爲善之道也此

一說不可者也抑又有大不可者焉宗廟社稷之事雖小不

可以不專敬之至也古之道也今若以學生兼其事及其歲

時日月然後授其宗彝黼洗其周旋必不合度其進退必不

得宜其思慮必不固其容貌必不莊此其無他其事不習而其

志不專故也非近於不敬者歟又有大不可者其是之謂歟

莊此下其字疑防若知此不可將令學生恒掌其事而廢其

非上或有此字

其本業則是學生之教加少學生之道益貶而齋郎之實擅

在齋郎之名苟無也

知此或作知其數或作數

大凡制度之改政令之變

利於其舊不什則不可爲已

又況不如其舊哉

此或作然

所謂利下百不變法工不什

不易隆是也如下

有於字考之於古則非訓稽之於今則

非利尋其名而求其實則失其宜

文苑此篇前有

故曰議罷齋郎而

以學生薦享亦不得其理矣

文苑此篇前有

禘祫議

按作禘祫禘○今按篇內皆作禘祫○誤也

右今月十六日勅旨宜令百僚議限五日内聞奏者將仕郎

守國子監四門博士臣韓愈謹獻議曰伏以陛下追孝祖宗

肅敬祀事

宗下○有唐字○今按此等公家文字或施於君

而通行非如詩篇等之文金曰高古然於此等處亦未嘗敢

故爲新巧以失莊敬平易之體但其間反覆曲折說盡事

在擬議不敢自專

擬○或作有疑 聿求厥中延訪羣下然而禮文

繁漫所執各殊自建中之初迄至今歲屢經禘祫未合適從

臣生遭聖明涵泳恩澤雖賤不及議而志切效忠切音在

不及議而自言今輒先奉衆議之非然後申明其說一作官一曰獻

懿則作切為是唐武德始立四廟宣簡公懿王景皇帝元皇帝為懿祖廟主宜永

藏之夾室臣以為不可唐或夫祫者合也毀廟之主皆當合

食於太祖獻懿二祖即毀廟主也今雖藏於夾室至禘祫之

時豈得不食於太廟乎名曰合祭而二祖不得祭焉不可謂

之合矣祭焉上下文作登焉非是二曰獻懿廟主宜毀之瘞之臣又

以為不可諸本毀下或无之字或毀之下冊謹按禮記天子

立七廟一壇一墠音其毀廟之主皆藏於祧廟雖百代不毀

祫則陳於太廟而饗焉自魏晉已降始有毀瘞之議事非經

據竟不可施行今國家德厚流光創立九廟以周制推之獻

懿二祖猶在壇墠之位況於毀瘞而不禘祫乎三曰獻懿廟

主宜各遷於其陵所臣又以爲不可二祖之祭於京師列於太廟也二百年矣今一朝遷之豈惟人聽疑惑抑恐二祖之

靈眷顧依違不即饗於下國也

遷諸本作遷以閩杭蜀苑

改也其泉賦傳低郊理神所依芳徘徊招搖靈羣遲芳羣音猶遲與遷同皆徐行也類曰言神久留彼處不即去也四

曰獻懿廟主宜附於興聖廟而不禘祫臣又以爲不可傳曰

祭如在景皇帝雖太祖其於屬乃獻懿之子孫也

金下有爲字其於

於其今欲正其子東向之位廢其父之大祭固不可爲典矣

以文或作父子父下或并有子之字皆非是

五曰獻懿二祖宜別立廟於京師臣

又以爲不可夫禮有所降情有所殺是故去廟爲祧去祧爲

壇去壇爲墠去墠爲鬼漸而之遠其祭益稀

四字之遠作疎

之今詳四字祭法本文之猶昔者魯立煬宮春秋非之以

爲不當取已毀之廟既藏之主而復築宮以祭今之所議與

此正同又雖違禮立廟至於禘祫也合食則禘無其所廢祭

則於義不通此五說者皆所不可

其所作禮○今按此言若作

別廟則不當禘於太廟又不當禘於別廟故云禘無其若

其說如此故臣傳采前聞求其折中以爲殷祖玄王周祖后

稷太祖之上皆自爲帝又其代數已遠不復祭之故太祖得

正東向之位子孫從昭穆之列禮所稱者蓋以紀一時之宜

非傳於後代之法也蓋以○作蓋傳曰子雖齊聖不先父食

蓋言子爲父屈也景皇帝雖太祖也其於獻懿則子孫也當

禘祫之時獻祖宜居東向之位景皇帝宜從昭穆之列祖以

孫尊孫以祖屈求之神道豈遠人情之神或作又常祭甚衆

合祭甚寡則是太祖所屈之祭至少所伸之祭至多比於俾

孫之尊廢祖之祭不亦順乎衆或作顯○今按韓公本意獻祖爲

始祖其主當居初室百世不遷懿祖之主則當遷於太廟之

與而獻祖太祖以下各祭於其室室自爲尊不相降厭所謂

所伸之祭常多者也禘祫則唯獻祖居東向之位而懿祖太

祖以下皆亭明穆南北指問於前所謂祖以孫尊孫以祖屈而所屈之學常少者也韓公孔李精深蓋諸儒所不及故其所說獨深得夫子慈孫報本反始不忘其所由生之本意直可爲萬世之通法不但可施於一時也惟子以爲不可慢者或末遽辨故切推之以及其意云事異殷周禮從而變非所失禮也所字疑衍臣伏以制禮作樂者天子之職也陛下以臣議有可采粗合天心斷而行之是則爲禮下字如以爲猶或可疑乞召臣對面陳得失庶有發明謹議

省試顏子不貳過論

論曰登孔氏之門者衆矣三千之徒四科之目孰非由聖人之道爲君子之儒者乎由目或作休昧其於過行過言亦云鮮矣而夫子舉不貳過惟顏氏之子其何故哉請試論之夫聖人抱誠明之正性根中庸之正德苟發諸中形諸外者不惟思慮莫匪規矩不害之心無自入焉可擇之行無自加焉故惟聖人無過所謂過者非謂發於行彰於言人皆謂之過而後

爲過也

所上非是

生于其心則爲過矣故顏子之過此類也

不貳者蓋能止之于始萌絕之於未形不貳之於言行也中

庸曰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自誠明者不勉而中不

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無過者也自明誠者擇善而固執

之者也

明誠者上或无自字

不勉則不中不思則不得不貳過者也故

夫子之言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

不失之矣又曰顏氏之子其殆庶幾乎言猶未至也而孟子

亦云顏子具聖人之體而微者比謂不能無生于其心而亦

不暴之於外考之於聖人之道差爲過耳

亦不或无亦字顏子自惟

其若是也於是居陋巷以致其誠飲一瓢以求其志鉞字无

以富貴妨其道不以隱約易其心確乎不拔浩然自守知高

堅之可尚忘鑽仰之爲勞任重道遠竟莫之致是以夫子歎

其不幸短命今也則亡謂其不能與已並立於至聖之域觀

教化之大行也不然夫行發於身加於人言發乎迹見乎遠

或无不然字下

苟不慎也敗辱隨之而後思欲不貳過其於

聖人之道不亦遠乎而夫子尚肯謂之其殆度幾孟子尚復

謂之具體而微者哉則顏子之不貳過盡在是矣謹論元謹

與李祕書論小功不稅書

祕書官稱也或无書字而以祕爲人名及論作問

又稅下无書字者皆非是○劉敞原父之論曰曾

子曰嘗吊於人見其貌賊其意兄弟終无服也而可乎韓

子曰何也曰小功不稅則其貌賊其意兄弟終无服也而可乎韓

不稅之書夫之小功不稅也疑是也彼人之爲非也然而

小功不稅禮也韓子曰君子之於其親也死則盡其心而

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聞其死則盡其心而

於新故死哉其求之不得也失爲服者至親之恩以然

疑之未也求之不得也失爲服者至親之恩以然

骨斷其親之服以細窮其親之恩以細窮其親之

手總外親之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外親之

孔豈苟言情哉亦著於文而已矣大功外親之

稅其文至于是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之

殺見矣故孔大功以上不謂之兄弟兄弟有加之

大功無加無加者親也有加者親之也親三者
統不親三者不統是亦其情也且禮專為情乎亦
為文乎如專為情也則至親不可以甚斷小功不
可以不統如為文也則至親不可以甚斷小功不
疑其說夫曾子韓子隆於情而不及文失禮之指而
言弟之喪既除喪而後人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
若兄之喪既除喪而後人聞之則免祖哭之成踊夫
也小功不統禮也然則免祖哭之成踊夫
加焉曰我未之聞也然則免祖哭之成踊夫
亦降而無服已哀之以其麻哭之以其情逾月然
愈乎吉也

曾子稱小功不統則是遠兄弟終無服也而可乎鄭玄注云

以情責情注以情上諸本有是字今之士人遂引此不

追服小功有而字小功服最多親則叔父之下殤與適音孫

之下殤與昆弟之下殤尊則外祖父母常服則從祖祖父母

禮沿人情其不可不服也明矣服功服或作功之古之人行役

不踰時各相與處一國其不追服雖不可猶至少人又無相字

非是然各字亦疑誤

今之人男出仕女出嫁或千里之外家貧計告不

及時則是不服小功者恒多而服小功者恒鮮矣君子之於

骨肉死則悲哀而爲之服者豈牽於外哉禮下或聞其死則

悲哀豈有聞於新故死哉今特以計告不及時聞死出其日

數則不服其可乎愈常怪此近出弔人見其顏色感感類有

喪者而其服則吉問之則云小功不稅者也禮下或作感容

喪或作服統下禮文残缺師道不傳不識禮之所謂不稅果不

遭服乎無乃別有所指而傳注者失其宗乎伏惟兄道德純

明躬行古道如此之類必經於心而有所決定不惜示及幸

甚幸其泥水馬弱不敢出不果鞠躬親問而以書悚息尤深

弱作愈再拜

爾

太學生何蕃傳

舊本无太學生字傳作書云此文總於書類當以舊本爲今按此當作傳而入書類未詳其說但其

詞則舊傳也況有諸本可以乎

太學生何蕃入太學者廿餘年矣

諸本作二十餘年又云蜀本作

二十而餘字亦綴於年之下按說文廿音入二十并此無先合切三十之省便古文也考之國語有云行正廿教者正作此字泰山秦碑亦云皇帝臨立廿有六年則又以四字爲句而以廿爲一字尤明白矣故公文多用廿來字唯孔左逐碑尚以四言故可考如南海碑薛助教碑石本亦皆然但出入多不之見耳○今世以爲餘年以諸本

歲率進

士學成行尊自太學諸生推頌不敢與蕃齒相與言於助教

博士助教博士以狀申於司業祭酒司業祭酒撰次蕃之羣

音

行焯焯者數十餘事以之升於禮部而以聞於天子或升

升之聞下

京師諸生以薦蕃名文說者不可選紀公卿大夫

知蕃者比有立莫爲禮部

數名下或無爲字立下或有爲禮部

者率蕃所不合者以是無成功蕃淮南人父母具全其或初

入太學歲率一歸父母止之其後閒一二歲乃一歸又止之

不歸者五歲矣蕃純孝人也閔親之老不自克一日揖諸生

歸養于和州諸生不能止乃閉蕃空舍中於是太學六館之

士百餘人又以蕃之義行言於司業陽先生城請諭留蕃

諭字諭於是太學闕祭酒會陽先生出道州不果留歐陽詹

生言曰蕃仁勇人也詹生或作生詹陽下注詹字下同

不當懶甚多或者曰蕃居太學諸生不爲非義葬死者之無

歸哀其孤而字焉無葬字非是惠之大小必以力復斯其所

謂仁歟蕃之力不任其體其貌不任其心吾不知其勇也歐

陽詹生曰朱泚泚字孔之亂太學諸生率將從之來請起蕃蕃

正色叱之六館之士不從亂茲非其勇歟惜乎蕃之居下其

可以施於人者不流也譬之水其爲澤不爲川乎川者高澤

者卑高者流卑者止是故蕃之仁義充諸心行諸太學積者

多施者不遐也天將雨水氣上無擇於川澤澗谿之高下上氣

或有然則澤之道其亦有施乎抑有待於彼者歟故凡貧賤

之士必有待然後能有所立獨何蕃歟吾是以言之無亦使
其無傳焉无下或无亦字

答張籍書

籍遺公書云古之賢教誨者勸言誨无非相示以
善教所不及施誠相与不問塞於他人之說是近
於古人之道也籍今不復以義提執等而拒勸宋
者為所謂承人以古人之道蓋聖人之道廢弛之所
以為也宣尼沒後揚朱墨翟存異說于秦氏滅孝漢
輒作書而正之聖人之道復存于世秦氏滅孝漢
重以黃老之教使人寢惑楊雄作法言而辨之聖
人之道猶明及漢哀末西域浮屠之法入于中國
中國之人世世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
下之言善者惟二譯而廣之黃老之術相沿而熾天
生之道曠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
因人資善乃明乎仁義之德以教之俾人有常故
治生相存而不殊乎異客而不由乎聖人之道
器用至於人情則溺乎異客而不由乎聖人之道
使君臣父子夫婦朋友之義沉于出而邦家繼軌
固仁人之所痛也自揚子雲作法言至今近于載
莫有言聖人之道者言之者誰執事焉耳習俗者
聞之多怪而不信徒相為訾終无裨於教也執事

聰明文章去孟軻柳雄相若盡爲一書以與存聖
人之道德使時之人後之人知其去絕異李之所爲
乎曷可俯仰於俗囂々爲多言之徒哉然欲奉聖
人之道者其身亦宜由之也此見執事多尚駁雜
無實之說使人陳之於前以爲歡此有以累於令
德又商論之際或不客人之短如任私尚勝者亦
有所損也先王存六藝自有人之短矣有德者不爲猶
以爲損况爲傳塞之嚴古人竊此乎君子固不爲
也今執事爲之以廢棄時日竊實不識其然且執
事言論文章不謬於古人今所爲或有不出於執
之守常者竊未爲得也願執事絕傳塞之好棄無
實之談弘廣以接天下士嗣孟軻揚雄之作辨揚
墨老釋之說使聖人之道復見於唐豈不尚哉籍
誠知之以材識頑鈍不敢竊居作者之位所以咨
置不朽之盛衰與夫若執事守章句亦無以異矣籍再拜

愈始者望見吾子於人人之中固有異焉

今按人字或作衆人

之義此篇下文及後与孟東野書別本歐陽詹
哀詞皆有之然不見於它書疑當時俗語也

及聆其音聲

接其辭氣則有願交之志因緣幸會遂得所圖豈惟吾子之
不遺抑僕之所遇有時焉耳近者嘗有意吾子之闕焉無言
意僕所以交之道不至也

字意非是

訂下

或無出吾子

今乃大

得所圖脫然若沈疴去體灑然若執熱者之濯清風也然吾
子所論排釋老不若著書蹢蹢多言徒相爲訾若僕之見則
有異乎此也見上或有所字夫所謂著書者義止於辭耳宣之於口
書之於簡何擇焉孟軻之書非軻自著軻既歿其徒萬章公
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或作者耳僕自得聖人之道而誦之排
前二家有年矣不知者以僕爲好辯也然從而化者亦有矣
聞而疑者又有倍焉頑然不入者親以言論之不入則其觀
吾書也固將無得矣爲此而止吾豈有愛於力乎哉无下或有所字
得下或无矣字然有一說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又懼吾力
之未至也未至勿作不能或至下更有至之不能四字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吾
於聖人既過之猶懼不及矧今未至固有所未至耳請待五
六十然後爲之冀其少過也吾子又譏吾與人人爲無實駁
雜之說此吾所以爲戲耳比之酒色不有間乎吾子譏之似

同浴而譏裸裎也

古下或无懷出入字說見上程

若商論不能下氣或

似有之當更思而悔之耳

博塞之譏敢不承教其他俟相見

薄曉須到公府言不能盡言字愈再拜

重答張籍書

籍遺公第一書云籍不以其愚親進說於執事執

事以尊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

籍遺公第一書

云籍不以其愚親進說於執事執事以尊進之分復賜還答曲折教之使昏塞者不

老釋惑乎生人又矣誠以世相公化而莫之知所

有告焉今以爲言論之不入則觀書亦无所得爲

此而止未爲至也一處一位在一則觀書亦无所得爲

之道可以言論之不入乃舍之猶有已化者爲證

也天下至廣民事至衆豈可資一人之口而親逾

之者近而不入則舍之遠而有可論者又豈可以

家至而說之乎故曰莫若爲書爲書而知者則可

以化乎天下矣可以傳於後世矣若以不入者而

止爲書則爲聖人之道矣傳焉士之世也或後事

於要劇或旅遊而不敢宅或偶時之喪亂皆不皇

有所爲况有疾夜吉凶震其間哉是以君子及三

於所欲爲思終无所顯於後世皆待五六十年而後

有所爲則或有遺恨矣今執事每參於成府當四

海與兵之際優游无事不以此時者言而曰後

或有不及焉可追乎天之与人性度已有器也不
必老而後有成立者昔顏子之庶幾豈待五六
乎執事自不觀聖人而究聖人之道於不識於
子矣今年已論之曷躍於年未至哉顏子不著書
者立其以聖人之後聖人已有不之制也若顏子
獨立於世必有其云著也古之季君臣父子之道
以資於師之賢者其徒數千人或數百人是以
沒則紀其師之說以爲書若孟軻者是已傳者猶
以孟軻自論集其書不云沒後其徒爲之也後軻
之出發明其季者楊雄之徒咸自作書今師友道
喪侵不及楊雄之世不自論著以與聖人之道發
待孟軻之門人必不可算矣君子發言率足不遠
於理未嘗聞以駁雜无失之說爲戲也執事每見
其說亦拊拊呼笑是挽氣害性不得其正矣苟正
之不得曷所不至焉或以爲中不失正將以苟悅
於衆是戲人也非示人以義之道也

吾子不以愈

無似意欲推而納諸聖賢之域

而或

拂其邪心

增其所未

高謂愈之質有可以至於道者浚其源導其所歸

德下或

無者字

慨其根將食其實此盛德者之所辭讓况於愈者哉

無者字

抑其中有宜復者故不可遂已昔者聖人之作春秋也既深

其文辭矣然猶不敢公傳道之口授弟子至於後世然後其

書出焉其所以慮患之道微也

或无然

今夫二氏之所宗而

事之者下乃公卿輔相吾豈敢昌言排之哉

或作及

今

猶是公卿輔相蓋微詞以見上自天子亦宗事二氏之意

擇其可語者誨之猶時與吾悖

其聲嘵嘵

聲之切

若遂成其書則見而怒之者必多矣必且以

我爲狂爲惑其身之不能恤書於吾何有

此句書於吾何有

按善於吾何有言

夫子聖人也且曰自吾得子路而惡聲不

入於耳其餘輔而相者周天下猶且絕糧於陳畏於匡毀於

叔孫奔走於齊魯宋衛之郊其道雖尊其窮也亦甚矣

窮切

甚作窮皆非是

賴其徒相與守之卒有立於天下向使獨言

甚又或作至

之而獨書之其存也可冀乎今夫二氏行乎中土也蓋六百

年有餘矣其植根固其流波漫非所以朝令而夕禁也自文

王沒武王周公成康相與守之禮樂皆在及乎夫子未久也

自夫子而及乎孟子未久也自孟子而及乎揚雄亦未久也

自揚雄而及乎

下一及乎並作然猶其勤若此其困若此而後能有所立

吾其可易而爲之哉其爲也易則其傳也不遠故余所以不敢

也然觀古人得其時行其道則無所爲書書者皆所爲不行

乎今而行乎後世者也書者上或有爲字或无世字今吾之得吾志失吾

志未可知俟五六十爲之未失也天不欲使茲人有知乎則

吾之命不可期如使茲人有知乎非我其誰哉其行道其爲

書其化今其傳後必有在矣吾子其何遽戚戚於吾所爲哉

其何或作又何前書謂吾與人商論不能下氣若好勝者然雖誠有

之抑非好已勝也好已之道勝也非好已之道勝也己之道

乃夫子孟軻楊雄所傳之道也論上或无商字必考義精本書實有若好一或有已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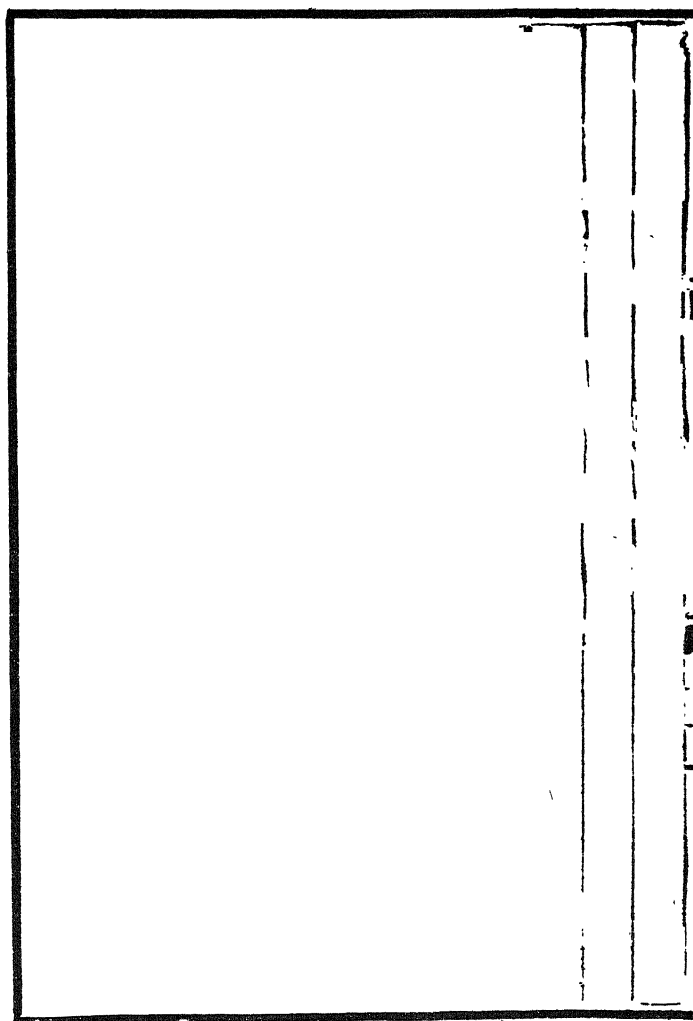
或无然字或无非好已之道勝也一若夫不勝則無以爲道吾

豈敢避是名哉若上夫子之言曰吾與回言

終日不違如愚則其與衆人辨也有矣駁難之譏前書尽之

吾子其復之昔者夫子猶有所戲詩不乎善戲謔方不爲
虛考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惡害於道哉吾子其未之
思乎也能字本皆作爲考之訓吏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
季本云論衡嘗引此以開董仲舒不竊園事正作爲字疑公
自用論衡非用戴禮也○今按作爲無理必有脫誤不然不
應舍前漢有理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誤哉今據公本語
記曰而無論衡之云且又安知論衡之誤哉今據公本語
依禮記定作能字○惡害於道哉惡或作孟君將有所爲思
豈於下或有爲字一本作爲害其爲道哉

與吾子別庶幾一來愈再拜



宋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

釋附音

書

與孟東野書

東野或作郊

與足下別久矣以吾心之思足下知足下懸於吾也

或以吾

以余坊以閣蜀本云除下文

江湖字案也一語餘並作吾

各以事牽不可合并其於人人

非足下之爲見而日與之處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其於人人或无下人人

字說見前卷若張籍書或作它人

吾言之而聽者誰歟吾唱

之而和者誰歟言無聽也唱無和也獨行而無徒也是非無

所與同也足下知吾心樂否也

无聽无和上或並有之而字

同說已見前

足下才高氣清行古道處今世無田而衣食事親左

右無違足下之用心勤矣足下之處身勞且苦矣混々與世

相濁獨其心追古人而從之

以之元本定今按上語与出相濁

即是從今之人更着一字則贅而不詞矣舊

足下之道其使

吾悲也

使上无其字

去年春脫汴州之亂幸不死無所於歸遂來

于此

於或作尹字亦有此語

主人與吾有故哀其窮居吾

于符離睢上及秋將辭去因被留以職事默々在此行一年

矣到今年秋聊復辭去江湖余樂也與足下終幸矣李習之

娶吾亡兄之女期在後月朝夕當來此張籍在和州居喪家

甚貧恐足下不知故具此白冀足下一來相視也自彼至此

雖遠要皆舟行可至速圖之吾之望也春且盡時氣向熱惟

侍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

盡時向作日○今按

待奉吉慶愈眼疾比劇甚無聊不復一一

无文聖蓋其意信本而不信理好奇而不喜常故其所取每得乖戾踴躍之語雖此等无利害極分明處亦不能免是

可數愈再拜

答竇秀才書

竇下或有存亮字

愈白愈少驚怯於他藝能自度無可努力又不通時事而與世多齟齬念終無以樹立遂發憤篤專於文學々不得其術

不得上一字

凡所辛苦而僅有之者皆符於空言而不適於實

用又重以自廢是故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愈困智或作身今

又以罪黜於朝廷遠宰蠻縣愁憂無聊瘴癘侵加喘喘焉無

以冀朝夕足下年少才俊辭雅而氣銳雅或作清當朝廷求賢如

不及之時當道者又皆良有司操數寸之管書盈尺之紙高

可以釣爵位循次而進亦不失萬一於甲科書或作書若字或五

一字今乃乘不測之舟入無人之地以相從問文章爲事舟或

作身勤而事左辭重而請約非計之得也左或作尤非是雖使古之

君子積道藏德遁其光而不曜膠其口而不傳者遇足下之

請懇々猶將倒屣傾困羅列而進也其光二字或作曜請或作情困一作

云若愈之愚不肖又安敢有愛於左右哉顧足下之能足以

自奮愈之所有如前所陳是以臨事愧恥而不敢答也錢財

不足以賄左右之匱急文章不足以發足下之事業章或作章

不困苦貨切（國語曰：捆載而歸，捆紮束也。一作攬。）
可相管子（小正篇：諸侯之使垂橐而入，捆載而歸，載而往，垂橐而歸，足下亮之而已愈白。）

上李尚書書李下或

月日將仕郎前守四門博士韓愈謹載拜奉書尚書大尹閣下。
下載或作冊古字通愈來京師於今十五年所見公卿大臣
或无尚書二字不可勝數皆能守官奉職無過失而已未見有赤心事上憂
國如家如閣下者。或无如家二字今年已來不雨者百有餘日種不
入土野無青草而盜賊不敢起穀價不敢貴百坊百二十司
六軍二十四縣之人皆若閣下親臨其家老姦宿賊銷縮摧
沮寇亡鬼喪影滅跡絕非閣下條理鎮服宣布天子威德其
何能及此愈也少從事於文學見有忠於君孝於親者雖在
千百年之前猶敬而慕之况親逢閣下得不候於左右以求
效其艱艱謹獻所爲文兩卷凡十五篇。謹或作請非敢以爲文也

以爲謁見之資也進退惟命愈恐懼再拜

賀徐州張僕射白兔狀

或注建封字狀或作書云

伏聞

今月五日

營田

烈官

陳從政

猷瑞

亮毛質

皦白

天馴其

心或作皎全

其始實得之符離安阜屯

則此屯

字乃屯田之屯也

屯之役

夫朝行

遇之迫

之弗逸

人

元揚董作西華

屯是

屯是

屯是

立而拱

屯或作田

不竊

惟休咎

之兆

天所以

啓覓于

下依類

託

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

則此屯字乃屯田之屯也

喻事之

纖悉

不可

圖驗

非睿智

博通

孰克

究明

愈雖

不敏

請

試辨之

或不敏一語

免陰類

也又

蜜居

狡而

伏逆

象也

今白

其

試辨之不敏一語免陰類也又蜜居狡而伏逆象也今白其

色絕其

群也

馴其

心化

我德

也人

立而

拱非

禽獸

之事

革而

從人且

服罪

也得

之符

離符

離實

戎國

名又

附麗

也

從我名下注絕句一字麗或作離今按實我國名不咸文

理漢書

衛青傳

討通

泥破符

離晉

均曰

二王

号也

所謂

戎國

理漢書衛青傳討通泥破符離晉均曰二王号也所謂戎國

取此

不在

農夫

之田

而在

軍田

武德

行也

不戰

而來

之道

也有

安阜

之嘉

名焉

道下

安附嘉

作喜又无名

字皆非是

伏

伏

伏

也有

安阜

之嘉

名焉

道下

安附嘉

作喜又无名

字皆非是

伏

伏

伏

惟閣下股肱帝室藩垣天下下字四方其有逆亂之臣未

血斧鑽之屬畏威崩析歸我乎哉其事兆矣謂多如此

本之屬作其屬之下句析作折云野獸并角明同

又土夢謂論今南師獲白虎偃武與文之應也獲之者張

武張而猛也公言蓋祖此○今按嘉祐諸本之析二字文理

分明步也但據同○不足言不復者諸本之同異其所定又皆可

願也崩折亦不成文若用論語分崩離析之語則當以本若

則似本用論語中字也是宜具跡表聞以承答天意小子不惠猥以文

句微識蒙念或无不惠二字念以睹茲盛美焉敢避不讓

之責而默默耶貨也亦不成文理愈再拜

上兵部李侍郎書或作異非是

十二月九日將仕郎守江陵府法曹參軍韓愈謹上書侍郎

閣下愈少鄙鈍於時事都不通曉家貧不足以自活應奉覓

官凡二十年矣薄命不幸動遭譏謗進寸退尺卒無所成性

本好文學

作唐或

因困厄悲愁無所告語遂得究窮於經傳史

記百家之說

沈潜乎訓義反復乎句讀磨磨乎事業而奮發

乎文章凡自唐虞已來編簡所存大之爲河海高之爲山嶽

文苑作泰山与上下句明之爲日月幽之爲鬼神纖之爲珠

不類非是爲雷霆風雨奇辭興旨靡不通達惟是鄙銳不

通曉於時事學成而道益窮年老而智益困作智或私自憐悼

悔其初心髮禿齒豁不見知己夫牛角之歌辭鄙而義拙堂

下之言不書於傳記齊相奉以相國叔向攜手以上然則非

言之難爲聽而識之者難遇也難爲屬上句爲或伏以閣下

內仁而外義行高而德鉅尚賢而與能哀窮而悼屈賢仁

无而字。今諸此上下四句本或皆有而字者爲正或皆无

之或上二句无而下二句有者亦通而必於其第一第

三句去之使其參差不識其何意也古則不傳以爲今則不響自江而西旣化而

行矣今者入守內職爲朝廷大臣當天子新即位汲汲於理

化之日出言奉事宜必施設

宜或作計

既有聽之之明又有振之

之力審戚之歌

子紅初鄭大夫

明之言不發於左右則後而失

其時矣謹獻舊文一卷扶樹教道有所明白南行詩一卷舒

憂娛悲雜以環怪之言時俗之好所以調於口而聽於耳也

如賜覽觀亦有可采干黷嚴尊伏增惶恐愈再拜

答尉遲生書

下或注汾字

愈白尉遲生足下

或无愈白二字

夫所謂文者必有諸其中是故君

子慎其實實之美惡其發也不揜本深而未茂形大而聲宏

行峻而言厲心醇而氣和昭晰者無疑優游者有餘體不備

不可以爲成人辭不足不可以爲成文愈之所聞者如有是

問於愈者亦以是對今吾子所爲皆善矣謙謙然若不足而

以徵於愈愈又敢有愛於言乎抑所能言者皆古之道古之

道不足以取於今吾子何其愛之異也

或无復出古之道三字

賢公卿

大夫在上比有始進之賢士在下比有彼其得之必有以取之也也上子欲仕乎其往問焉皆可學也若獨有愛於是而非仕之謂則愈也嘗學之矣請繼今以言

答楊子書

方云此書答楊敬之凌之子也所謂遠其兄甚者謂誨之誨之馮之子柳子厚所爲說車者也

厚書并示表記述書辭等五篇比於東都略見顏色未得接言語心固已相奇但不敢果於貌定果於或知人堯舜所難又嘗服宰予之誠故未敢決然決亦不敢忽然忘也作辭到城已來不多與人還往友朋之中所敬信者平昌孟東野東野吃吃說足下不離口崔大敦詩不多見每每說人物亦以足下爲處子之秀近又得李七翱書亦云足下之文遠其兄其甚下或无十字夫以平昌之賢其言一人固足信矣況又崔與李繼至而交說邪故不待相見相信已熟既相見不要

約已相親審知足下之才充其容也今厚書乃云云是所謂以黃金注重外而內惑也然恐足下少年與僕者不相類尚須驗以言故具白所以而今而後不置疑於其間可也下或復有以字非是聞上若曰長育人才則有天子之大臣在若僕者守一官且不足以修理况如是重任邪學問有暇幸時見臨愈白

至鄧州北寄上襄陽于相公書

或注順字音迪

伏蒙示文武順聖樂辭

唐德宗以後方鎮多製樂舞以獻順

聖樂曲其曲將半行錄皆伏一

人舞于中又令女妓爲舞

天保樂詩讀蔡琰胡笳辭詩

蔡琰字文姬中郎將邑之女

移族從井與京兆書保或作賢

因平中沒於南匈奴十二年

移族從井與京兆書保或作賢

下八字以書修敬於京兆尹

李實劉夢得集時移族從古教爲

京兆尹以書修敬於京兆尹

李實劉夢得集時移族從古教爲

可考也其曰移族從者頗與

京兆書外別有移族從書後非

舊卿故移書以曉其宗族群

從也自幕府至鄧之北境凡五

手披目視口誅其言

心惟其義且恐且懼忽若有亡不知鞍馬之勤道途之遠也

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能踰尋丈人則狎

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

自失文悼懼也陳楚謂懼曰悼陸士衡

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閣下負超卓

之奇材蓄雄剛之俊德渾然天成無有畔岸而又貴窮乎公

天子之毗諸侯之師故其文章言語與

事相侔。懔懔若雷霆。浩汗若河漢。正聲諧韶護。勁氣沮金石。

閣獨歸粹皆作輝赫赫字小訛
莊子蠶絲鬼神憚赫千里豐而不餘

一言約而不失一辭其事信其理切孔子之言曰有德者必

有言信乎其有德且有言也或子揚子雲曰商書灝灝爾

昔者齊君

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管子中盟明從威公伐孤竹迷感失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見韓子而隨之無而字樊遲請學稼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尼父然且云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知專故也然下或有字非是今愈雖愚且賤其從事於文實專且久則其贊王公之能而稱大君子之美不爲僭越也伏惟詳察愈恐懼再拜

爲分司郎官上鄭尚書相公啓

愈啓伏蒙仁恩猥賜示問機或作俯無○今按言猥感戴戰悚若無所容措悚或作畏然尚有厥誠須盡露於左右者敢避其煩黷懷不滿之意於受恩之地哉字通用作黷則訛矣又連下句讀愈幸其三得爲屬吏朝夕不離門下出入五年其誤益甚無入字○今按出入誤人多有竊自計較受之公作襄陽監承志亦云出入十年誤矣竊報不宜在門下諸從事後較或作推故事有當言未嘗敢不言

有不便於已輒吐私情閣下所宜隣也

以問本无

分司郎

官職事惟祠部爲煩且重愈獨判二年日與宦者爲敵相伺候罪過惡言詈辭狼藉公牒不敢爲恥實慮陷禍故前者懷狀乞與諸郎官更判意雖甚專事似率爾言語精神不能自明不蒙察允遽以慙歸備悅日日遂踰累旬私圖其宜敢以病告鴈鳩平均歌於國風從事獨賢雅以怨刺伏惟俯加憐察幸甚幸甚

閣无俯字錄无俯察二字俯或作特

愈再拜

爲河南令上留守鄭相公啓

愈啓愈爲相公官屬五年辱知辱愛伏念曾無絲毫事爲報

荅效

以三本无伏字

日夜思慮謀畫以爲事大君子當以道不宜

苟且求容悅故於事未嘗敢疑惑宜行則行宜止則止

上並作

尔。按對上句行字義當作止无理不謂今改从衆受容受察不復進謝閣本无

是自以爲如此真得事大君子之道

无

今雖蒙沙汰爲縣

固猶在相公治下未同去離門牆爲故吏爲形跡嫌疑改前

所爲以自踈外於大君子固當不待煩說於左右而後察也

外下字非是人有告人辱罵其妹與妻爲其長者得不追

而問之乎追而不至爲其長者得不怒而杖之乎坐軍營操

兵守禦爲留守出入前後驅從者此真爲軍人矣坐坊市賣

餅又稱軍人則誰非軍人也愚以爲此必姦人以錢財賂將

吏盜相公文牒竊注名姓於軍籍中以陵駕府縣此固相公

所欲去奉法吏所當嫉雖捕繫杖之未過也陵駕字見

下或有矣字未上昨聞相公追捕所告受

辱罵者愚以爲大君子爲政當有權變始似小異要歸於正

耳軍吏紛紛入見告屈爲其長者安得不小致爲之之意乎

張下字非是未敢以此仰疑大君子及見諸從事說則與

小人所望信者少似乖矣雖然豈敢生疑於萬一於字必諸

從事與諸將吏未能去朋黨心蓋覆黷上鄭感切下它感切甚黑也劉伶客

至詩黷黷元夜陰韓曰青黑色不以真情狀白露左右小人受私恩良久安

敢閉蓄以爲私恨不一二陳道伏惟相公憐察幸甚幸甚私受

或作私受○今按私受非是然此七字爲句語亦太煩又愈下語便有私恨字不應重複如此疑此私字是衍文也

無適時才用漸不喜爲吏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不啻如棄

涕唾無一分顧藉心○以閣本名字在罷字下而名字下更有一罷字附本无名字可自作自可亦

无下罷字○今按此句弱本皆不可讀但別本作得一事爲名可自罷去比閣本只後一名字去一罷字比本但增一

書誤字尤多而閣本又爲特甚不知何故如此又按此二

於朝廷或抵上官論時事及職事則皆如公狀之體不用古

其多誤顧失大君子緘芥意如立山重守官去官惟今日指

揮愈惶懼再拜上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五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六

考異音釋附

書

上宰相書

正月二十七日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伏光範門下再拜獻書

相公閣下

書下或有于字

易也時

詩之序曰菁菁者我樂育

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或作

其詩曰菁菁

者我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說者曰菁菁者盛也我

微草也阿大陵也言君子之長育人材若大陵之長育微草

能使之菁菁然盛也

或无也字

既見君子樂且有儀云者天下美

之之辭也其三章曰既見君子錫我百朋說者曰百朋多之

之辭也

或无下百朋字

言君子既長育人材又當爵命之賜之厚祿

以寵貴之云爾

錫之或作

以其卒章曰汎汎楊舟載沈載浮

既見君子我心則休說者曰載載也沈浮者物也

載載也或作載者載

也或作載者舟也言君子之於人才無所不取若舟之於物浮

沈皆載之云爾既見君子我心則休云者言若此則天下之

心美之也无之字君子之於人也既長育之又當爵命寵貴

之而於其才無所遺焉孟子曰君子有三樂王天下不與存

焉其一曰樂得天下之英才而教育之此皆聖人賢士之所

極言至論古今之所宜法者也然則孰能長育天下之人材

將非吾君與吾相乎孰能教育天下之英才將非吾君與吾

相乎然則下或无孰能至相乎十七字國本二幸今天

下無事小大之官各守其職或作錢穀甲兵之問不至於廟

堂論道經邦之暇捨此宜無大者焉今有人生二十八年矣

名不著於農工商賈之版其業則讀書著文歌頌堯舜之道

雖鳴而起孜孜焉亦不爲利或無其所讀皆聖人之書揚墨

釋老之學無所入於其心其所著皆約六經之旨而成文抑

邪與正辨時俗之所惑

古或作異

居窮守約

守字天

亦時有感激怨

懟

音怪

之辭以求知於天下亦不悖於教化妖淫諛佞譸

張

譸音軌

之說無所出於其中四舉於禮部乃一得三選於

吏部卒無成九品之位其可望一畝之宮其可懷

懷或作宅

之宮本儒行語公苗蕃誌无宮以歸今本亦誤

今按二字

无大利害公用儒行語亦或有之然謂其專用宮字而不得

則同矣 遑遑乎四海無所歸恤恤乎飢不得食寒不得衣

瀕於死而益固得其所者爭笑之忽將棄其舊而新是圖求

老農老圃而爲師悼本志之變化中夜涕泗交頤雖不足當

詩人孟子之謂抑長育之使成材其亦可矣教育之使成才

其亦可矣

子之下或有所字

抑又聞古之君子相其君也

之字或在君子下或

有之字一夫不獲其所若已推而內之溝中今有的人生七年

而學聖人之道以修其身積二十年不得已一朝而毀之是

亦不獲其所矣

下或有一字

伏念今有仁人在上位若不往告之

而遂行是果於自棄而不以古之君子之道待吾相也其可

乎寧往告焉若不得志則命也其亦行矣

志上或有其字洪

範曰凡厥庶民有猷有爲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

咎皇則受之

二不字弗也

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

是皆與善之辭也抑又聞古之人有自進者而君子不逆之

矣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之謂也

君上或

抑又聞上之設

官制祿必求其人而授之者非苟慕其才而富貴其身也

竇蓋將用其能理不能用其明理不明者耳下之修己立誠必

求其位而居之者非苟沒於利而榮於名也

沒或作役

於利

蓋將推已之所餘以濟其不足者耳然則上之於求

人下之於求位交相求而一其致焉耳

一作其致或

苟以是而

爲心則上之道不必難其下下之道不必難其上可舉而舉

焉不必讓其自舉也

讓下或

可進而進焉不必廉於自進也

於下或抑又聞上之化下得其道則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

有其字抑

又聞

上之化

下得

其道

則勸

賞不

必徧

加乎

天下

而

天下

從焉

其化

上焉

疑當

併有

則其

字因

之謂也

知作

今天

下不

由吏

部而

仕進

者幾

希矣

主上

感傷

之

山林

之士

有逸

遺者

屢詔

內外

之臣

旁求

於四

海而

其至

者

蓋闕

焉

求下

字雅

加或

作士

豈其

無人

乎哉

亦見

國家

不以

非常

之道

禮之

而不

來耳

有之

郭彼

之處

隱就

閒者

亦人

耳其

耳

目鼻

口之

所欲

其心

之所

樂其

體之

所安

豈有

異於

人乎

哉

今所

以惡

衣食

窮體

膚麋

鹿之

與處

後狔

之與

居固

自以

其

身不

能與

時從

順俯

仰故

甘心

自絕

而不

悔焉

以

順

而方

聞國

家

者固

韓公

常用

之語

也

以

意則

諸本

作以

順

而方

聞國

家

之仕

進者

必舉

於州

縣然

後升

於禮

部吏

部有

今字

試之

以

繡繪

雕琢

之文

考之

以聲

勢之

逆順

章句

之短

長中

其程

式

者然

後得

從下

士之

列雖

有化

俗之

方安

邊之

畫不

繇是

而

者然

後得

從下

士之

列雖

有化

俗之

方安

邊之

畫不

繇是

而

稍進萬不有一得焉

進下或有字

惟惟恐入山之不深入林之不

密其影響昧

二惟恐聞於人也

惟恐或作之恐或无此二字

今若聞有以

書進宰相而求仕者而宰相不厚焉而薦之天子而爵命之

而布其書於四方

進或作上而宰而爵或並无而枯槁沈溺字而復出天子二字

焉

魁閎寬通之士必且洋

二焉動其心

峨二焉纓其冠子二焉

而來矣此所謂勸賞不必徧加乎天下而天下從焉者也因

人之所欲爲而遂推之之謂者也伏惟覽詩書孟子之所指

念育才錫福之所以考古之君子相其君之道而忘自進自

舉之罪思設官制祿之故以誘致山林逸遺之士庶天下之

行道者知所歸焉

歸上有依字

小子不敢自幸其善所著文輒採

其可者若干首錄在異卷冀辱賜觀焉

或无敢字或无冀字冀辱或作伏垂干

贖尊嚴伏地待罪愈再拜

後十九日復上書

二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向上書

及所著文後待命凡十有九日不得命恐懼不敢逃遁不知

所爲及逃字以乃復敢自納於不測之誅以求畢其說而請

命於左右愈聞之蹈水火者之求免於人也不惟其父兄子

弟之慈愛然後呼而望之也將有介於其側者雖其所憎怨

苟不至乎欲其死者則將大其聲疾呼而望其仁之也仕或

而之下有數字或作人而下无之字。今按此若作人之殺

則正与下句全字爲對而下文再疊其語亦以二字相對但

竟其語差此故注彼介於其側者聞其聲而見其事不惟其父

兄子弟之慈愛然後往而全之也雖有所憎怨苟不至乎欲

其死者則將狂奔盡氣濡手足焦毛髮救之而不辭也若是

者何哉其勢誠急而其情誠可悲也愈之彊學力行有年矣

愚不惟道之險夷愚上或有其字而愚下有也字也又行且

不息以蹈於窮餓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聲而疾呼矣

閣下其亦聞而見之矣

作

其將往而全之歟抑將安而不

救歟

不之字或

有來言於閣下者曰有觀溺於水而斃於火者

有可救之道而終莫之救也閣下且以爲仁人乎哉不然若

愈者亦君子之所宜動心者也或謂愈字言則然矣宰相則

知子矣如時不可何

謂愈下或

愈竊謂之不知言者誠其材

能不足當吾賢相之舉耳

材

而無足字相上或無賢字若所謂

時者固在上位者之爲耳非天之所爲也

位者下

之耳非也四字之爲耳三

前五六年時宰相薦聞尚有自布

衣蒙抽擢者與今豈異時哉且今節度觀察使及防禦營田

諸小使等尚得自舉判官無間於已仕未仕者

或無使及二

作聞者況在宰相吾君所尊敬者而曰不可乎古之進人者

或取於盜或舉於管庫今布衣雖賤猶足以方於此情隘辭

蹙不知所裁亦惟少垂憐焉

憐下或有察字

愈再拜

後廿九日復上書

三月十六日前鄉貢進士韓愈謹再拜言相公閣下愈聞周公之爲輔相其急於見賢也方一食三吐其哺方一沐三捉其髮輔相下或有也字其急無其字捉或作握也當是時天下之賢才皆已舉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皆已除去姦下無欺字非是四海皆已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皆已賓貢之在或字天災時變昆蟲草木之妖皆已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皆已脩理風俗皆已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濡被者皆已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皆已備至而周公以聖人之才憑叔父之親其所輔理承化之功又盡章章如是其所求進見之士豈復有賢於周公者哉不惟不賢於周公而已豈復有賢於時百執事者哉豈復有所計議能補於周公之化者哉然而周公求之如此其急惟恐耳目有所不聞見

思慮有所未及以資成王託周公之意不得於天下之心周

公疑此周公字當是

有以字

如周公之心設使其時輔理承化之功

未盡章章如是而非聖人之才而無叔父之親則將不暇食

與沐矣豈特吐哺捉髮爲動而止哉維其如是故于今頌成

王之德而稱周公之功不衰今閣下爲輔相亦近耳天下之

賢才豈盡萃用姦邪讒佞欺負之徒豈盡除去周四海

無

四

豈盡無虞九夷八蠻之在荒服之外者豈盡膏其天災時變昆

蟲草木之妖豈盡銷息天下之所謂禮樂刑政教化之具豈

盡脩理風俗豈盡敦厚動植之物風雨霜露之所露被者豈

盡得宜休徵嘉瑞麟鳳龜龍之屬豈盡備至其所求進見之

士雖不足以希望盛德至比於百執事豈盡出其下哉其所

稱說豈盡無所補哉

至此或作如此

今雖不能如周公吐哺捉髮亦

宜引而進之察其所以而去就之不宜默默而已也愈之待

命四十餘日矣

餘日

或曰

書再上而志不得通足三及門而聞

人辭焉惟其昏愚不知逃遁故復有周公之說焉閣下其亦

察之

或无此六字

古之士三月不仕則相弔故出疆必載贐然所

以重於自進者以其於周不可則去之魯於魯不可則去之

齊於齊不可則去之宋之鄭之秦之楚也

之魯之齊之下或並有於字則去之

宋則字

今天下一君四海一國舍乎此則夷狄矣去父母之

邦矣故士之行道者不得於朝則山林而已矣

道下字

者士之所獨善自養而不憂天下者之所能安也如有憂天

下之心則不能矣故愈每自進而不知愧焉書亟上足數及

門而不知止焉寧獨如此而已惴惴焉惟不得出大賢之門

下是懼亦惟少垂察焉

不得上或

瀆冒威尊惶恐無已

或作

尊威无已

作无文

非是

愈再拜

答侯繼書

國曰正元八年繼寺公同登進士第十一年公上

宰相書不報遂東歸作是書且云懼足下以字退

裴子自城來得足下一書明日又於崔大處得足下陝漢

農之州所留書翫而復之不能自休尋知足下不得留僕又

爲考官所辱欲致一書開足下并自舒其所懷含意連辭將

發復已卒不能成就其說開或作聞及得足下二書凡僕之所欲

進於左右者足下皆以自得之晉末人書帖多用以字僕

雖欲重累其辭諒無居足下之意外者故絕意不爲金或作復

意无之行自念方當遠去潛深伏噢音郁水與時世不相聞

聲光故不得不有書爲別非復有所感發也僕少好學問自

五經之外百氏之書未有聞而不求得而不觀者然其所志

惟在其意義所歸至於禮樂之名數陰陽土地星辰方藥之

書未嘗一得其門戶

無二字

雖今之仕進者不要此道然古

之人未有不通此而能爲大賢君子者

君子下或有字

僕雖庸愚每讀書輒用自愧今幸不爲時所用無朝夕役役之勞

將試學焉力不足而後止猶將愈於汲汲於時俗之所爭既

不得而怨天尤人者此吾今之志也

此句誠懼足下以吾退

歸因謂我不復能自彊不息

故因書奉曉冀足下知吾

之退未始不爲進而衆人之進未始不爲退也

或無兩字

並作

我既貨馬即求船東下二事皆不過後月十日有相問者爲

我謝焉

期十日或只作旬字

無字

答崔立之書

斯立足下僕見險不能止動不得時顛頓狼狽失其所操持

困不知變以至辱於再三君子小人之所憫笑天下之所背

而馳者也

無至字

足下猶復以爲可教敗損道德乃至手

無字

筆以問之扳援古昔辭義高遠且進且勸足下之於故舊之

道得矣

得之於上或无之字

雖僕亦固望於吾子不敢望於他

人者耳然尚有似不相曉者非故欲發余乎不然何子之不

以丈夫期我也

之字

不能默默聊復自明

自明或作明白

僕始年十

六七時未知人事讀聖人之書以爲人之仕者皆爲人耳非

有利乎己也及年二十時苦家貧衣食不足謀於所親然後

知仕之不唯爲人耳及來京師見有舉進士者人多貴之僕

誠樂之就求其術或出禮部所試賦詩策等以相示

賦詩或作詩賦

僕以爲可無學而能因詣州縣求舉有司者好惡出於其心

四舉而後有成亦未即得仕

司下或无者字

聞吏部有以博學宏辭

選者人尤謂之才且得美仕就求其術或出所試文章亦禮

部之類私怪其故然猶樂其名因又詣州府求舉凡二試於

吏部一既得之而又黜於中書雖不得仕人或謂之能焉退

自取所試讀之乃類於俳優者之辭顏忸怩而心不寧者數

月

月下或有因字類於或作類乎

既已爲之則欲有所成就書所謂恥過作

非者也

所成或無所字

因復求舉亦無幸焉乃復自疑以爲

所試與得之者不同其程度及得觀之余亦無甚愧焉夫所

謂博學者豈今之所謂者乎夫所謂宏辭者豈今之所謂者

乎誠使古之豪傑之士若屈原孟軻司馬遷相如揚雄之徒

進于是選必知其懷慙乃不自進而已耳

或無二字

設使與夫

今之善進取者競於蒙昧之中僕必知其辱焉

或無三字然彼

五子者且使生於今之世其道雖不顯於天下其自負何如

哉

五或作數生或作出

肯與夫斗筭者決得失於一夫之目而爲之憂

樂哉故凡僕之汲汲於進者其小得蓋欲以具裘葛養窮孤

其大得蓋欲以同吾之所樂於人耳

具或作完孤或作孤窮

其他可否

自計已熟誠不待人而後知今足下乃復比之獻王者以爲

必俟工人之剖然後見知於天下雖兩朋足不爲病且無使

勅者再剋誠足下相勉之意厚也王人或作良工

有而字病作疾赴或作則下同然仕進者豈捨此而無門哉足下謂我

必待是而後進者尤非相悉之辭也後進或作後展尤非是

玉固未嘗猷而足固未嘗朋足下無爲爲我戚戚也或无足

无復出爲字或併无二爲字非是方今天下風俗尚有未及於古者邊境尚

有被甲執兵者或无境字主上不得怡而宰相以爲憂僕雖

不賢亦且潛究其得失其字无致之乎吾相薦之乎吾君上希

卿大夫之位下猶取一障而乘之若都不可得猶將耕於寬

閑之野釣於寂寞之濱求國家之遺事考賢人哲士之終始

終上或有所字作唐之一經垂之於無窮誅姦諛於既死發潛德之

幽光二者將必有一可足下以爲僕之玉凡幾猷而足凡幾

朋也又所謂勅者果誰哉再剋之刑信如何也側賊士固信

於知己微足下無以發吾之狂言

信或作伸吾字愈再拜

答李翊書

六月二十六日

或託此

愈白李生足下生之書辭甚高而其

間何下而恭也

而恭或作恭非是

能如是誰不欲告生以其道道德

之歸也有日矣

況其外之文乎

錄非是

抑愈所謂望孔子之

門牆而不入于其宮者焉

足以知是

且非邪

者下或作焉

雖

然不可不爲生言之

生所謂立言者是也

者字

生所爲者與

所期者甚似而幾矣

抑不知生之志

斬勝於人而取於人邪

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邪

取於人或无於

斬勝於人而取於

人則固勝於人而可取於人矣

將斬至於古之立言者則無

望其速成無誘於勢利

言者下或有

養其根而竢其實加其

膏而希其光

根之茂者其實遂膏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或至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或至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或至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或至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或至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或至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或至

其言謂如也抑又有難者愈之所爲不自知其至猶未也

雖然學之二十餘年矣始者非三代兩漢之書不敢觀非

聖人之志不敢存

餘年或作秦

若志行若遺儼乎其若思

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惟陳言之務去憂憂

乎其難哉其觀於人不知其非笑之爲非笑也

人下或有字

如是

者亦有年猶不改然後識古書之正偽與雖正而不至焉者

昭昭然白黑分矣而務去之乃徐有得也當其取於心而注

於手也汨汨然來矣其觀於人也笑之則以爲喜譽之則以

爲憂以其猶有人之說者存也

則字下或有字

如是者亦有年

然後浩乎其沛然矣吾又懼其雜也迎而距之平心而察之

其皆醇也然後肆焉後或作後雖然不可以不養也行之乎仁義

之途游之乎詩書之源無迷其途無絕其源終吾身而已矣

源或作府无絕其源亦作无虛其府

氣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

畢浮氣之與言猶是也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

宜雖如是其敢自謂幾於成乎雖幾於成其用於人也奚取

焉雖然待用於人者其肖於器邪用與舍屬諸人或无邪字而有則附

用焉四字或附有邪字君子則不然處心有道行已有方用則施諸人

舍則傳諸其徒垂諸文而爲後世法如是者其亦足樂乎其

無足樂也施諸或作垂諸也有志乎古者希矣志乎古必遺乎今

吾誠樂而悲之或有人字亟稱其入所以勸之非敢褒其可

褒而貶其可貶也問於愈者多矣念生之言不志乎利聊相

爲言之愈白

重答翊書

答下或有李字

愈白季生生之自道其志可也其所疑於我者非也人之來

者雖其心異於生其於我也皆有意焉君子之於人無不欲

其入於善作人非是寧有不可告而告之孰有可進而不

進也言辭之不酬禮貌之不答雖孔子不得行於互鄉宜乎

余之不爲也

及二本無此字

非是余或作愈

苟來者吾斯進之而已矣鳥

待其禮踰而情過乎雖然生之志求知於我邪求益於我邪

其思廣聖人之道邪其欲善其身而使人不可及邪其何汲

汲於知而求待之殊也

其思上或有求字及邪或作及也

賢不肖固有分矣

生其急乎其所自立而無患乎人不已知未嘗聞有響大而

聲微者也況愈之於生懇懇邪屬有腹疾無聊不果自書

或無有字不愈白

代張籍與李浙東書

或作浙東觀察李中丞或注吳字

月日前某官某謹東向再拜寓書浙東觀察使中丞李公閣

下或無或作獻籍聞議論者皆云方今居古方伯連帥之職生

一方得專制於其境內者惟閣下心事榮榮與俗輦不同籍

固以藏之胷中矣

云上方字又無得字

近者閣下從事李協

律翔到京師籍於李君友也

校上或有不見

六七年間其至馳

往省之問無恙外不暇出一言

且先賀其得賢主人

李君曰

子豈盡知之乎吾將盡言之

言下无

數日籍益聞所不聞

籍私獨喜常以爲自今已後不復有如古人者於今忽

有之

籍退自悲不幸兩目不見物無用於天下

中雖有知識家無錢財寸步不能自致今去李中丞五千里

何由致其身於其人之側開口一吐出胷中之奇乎因飲泣

不能語

人誠作身非

既數日復自奮曰無所能人乃宜以盲

廢有所能人雖盲當廢於俗輩不當廢於行古人之道者

作目非是所能

浙水東七州戶不下數十萬不盲者何限

李中丞取人固當問其賢不賢不當計盲與不盲也

其當今盲於心者皆是若籍自謂獨盲於目爾其心則能別

是非若賜之坐而問之其口固能言也

別上或有不見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是幸未

死實欲一吐出心中平生所知見閣下能信而致之於門邪

見字或作置字籍又善於古詩唐何白桑天贈復詩云張

工樂府詞李使其心不以憂衣食亂閣下無事時一致之座

代少其倫字側使跪進其所有閣下燕几而聽之未必不如聽吹竹彈絲

敲金擊石也於或作爲進其或作進籍必不如聽吹竹彈絲

怪所引盧全詩當亦是誤本耳夫盲者業專於藝必口故

樂工皆盲諸本專字在必字下今以是精字更詳之籍儻可與

此輩比並乎或无籍字或无比乎二使籍誠不以蓄妻子憂

飢寒亂心有錢財以濟醫藥其盲未甚庶幾其復見天地日

月因得不廢則自今至死之年皆閣下之賜或无其字

閣下濟之以已絕之年賜之以既盲之視其恩輕重大小籍

宜如何報也閣下裁之度之或无之字籍惠面再拜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

答李秀才書李下或有師錫

愈白故友李觀元賓十年之前示愈別吳中故人詩六章其

首章則吾子也盛有所稱引元賓行峻潔清其中狹隘不能

苞容於尋常人不肯苟有論說因究其所以於是知吾子非

庸衆人或或作包或有復出庸字或作庸之衆時吾子在吳中其後愈出在外

無因緣相見元賓既歿其文益可貴重思元賓而不見見元

賓之所與者則如元賓焉或或作以今既設以下八字非是與

以疏本作以然則若以諸本之為正和今者辱惠書及文章觀其姓名元賓之

聲容恍若相接讀其文辭見元賓之知人交道之不汚或或作

聞疏本作命解云元賓所命意於辭也今按此文辭指李生所作且非謂元賓之辭也正使與謂元賓之辭作命辭亦

野甚矣子之心有似於吾元賓也或或作乎子之言以愈所

為不違孔子不以琢雕為工將相從於此愈敢自愛其道而

以辭讓為事乎然愈之所志於古者不惟其辭之好好其道

為爾讀吾子之辭而得其所用心將復有深於是者與吾子

樂之況其外之文乎

注或作或屬上句非是

愈頌首

答陳生書

注下或有商字或注兩錫字

愈白陳生足下今之負名譽章顯祭者在上位幾人足下求
速化之術不於其人乃以訪愈是所謂借聽於壘求道於盲
雖其請之勤勤教之云云未有見其得者也或无有字。今按有字或當在
此向其字下愈之志在古道又甚好其言辭觀足下之書及十四
篇之詩亦云有志於是矣而其所問則名所慕則科故愈疑
於其對焉雖然厚意不可虛辱聊爲足下誦其所聞蓋君子
病乎在己而順乎在天待己以信而事親以誠所謂病乎在
己者仁義存乎內彼聖賢者能推而廣之而我蠢焉爲衆人
蠢焉或作蠢然所謂順乎在天者貴賤窮通之來平吾心而隨順之
不以累乎其初謂下問抗本无順字非是所謂待己以信者己果能之人
曰不能勿信也已果不能人曰能之勿信也孰信哉信乎已

而已矣

以闕疏本无累下至信也十字文錄併上已字加无。今按此闕疏本之謬全无文理而信之誤矣

所謂事親以誠者盡其心不夸於外先乎其質後乎其文者

也

後上或

盡其心不夸於外者不以己之得於外者爲父母

榮也名與位之謂也先乎其質者行也後乎其文者飲食旨

甘以其外物供養之道也

行上或有文字旨甘或作此旨隨下或有者字非是誠者不

欺之名也待於外而後爲養薄於質而厚於文斯其不類於

欺歟果若是子之汲汲於科名以不得進爲親之羞者惑也

速化之術如是而已古之學者惟義之問誠將學於太學愈

猶守是說而竢見焉

或作獨見下或有知字也

愈白

與李翱書

作書

便至辱足下書歡躍來并不容乎心

或无足下字

嗟乎子之言意

皆是也僕雖巧說何能逃其責邪然皆子之愛我多重我厚

不酌時人待我之情而以子之待我之意使我望於時人也

僕之家本窮空重遇攻劫衣服無所得養生之具無所有家
累僅三十口攜此將安所歸託乎捨之入京不可也挈之而
行不可也足下將安以爲我謀哉此句詞此一事耳足下謂
我入京城有所益乎謂上或有誠字或作誠僕之有子猶有不知者時
人能知我哉有所字持僕所守驅而使奔走伺候公卿閒開
口論議其安能有以合乎驅即作執。今後作驅即屬下句
之使就其故地之文而特守執僕在京城八九年無所取資
三字語太繁復故篇以驅爲正日求於人以度時月當時行之不覺也今而思之如痛寢之
人思當痛之時不知何能自處也今年加長矣復驅之使就
其故地是亦難矣長下或疑所貴乎京師者不以明天子在
上賢公卿在下布衣羣帶之士談道義者多乎有傳字以
僕遑遑於其中能上聞而下達乎其知我者固少知而相愛
不相忌者又加少內無所資外無所從終安所爲乎知下或

資上或作無所

嗟乎子之責我誠是也愛我誠多也今天下之

人有如子者乎

或作無

自堯舜已末士有不遇者乎無也子獨

安能使我潔清不污而勉其所可樂哉

或作無

非不願爲子之

所云者力不足勢不便故也

或作爲

僕於此豈以爲大相知乎

累累隨行役役逐隊飢而食飽而嬉者也

或作飽

而嬉者也

悲云悲者悲其不得所從故也皆非是

其所以止而不去者以其心誠有愛於

僕也然所愛於我者少不知我者猶多吾豈樂於此乎哉將

亦有所病而求息於此也

或作所愛

其愛少上或有尤字非

吾下或作無

嗟乎子誠愛我矣子之所責於我者誠是矣然恐子

有時不暇責我而悲我不暇悲我而自責且自悲也及之而

後知履之而後難耳孔子稱顏回一簞食一瓢飲人不堪其

憂回也不改其樂

或作孔子

上或有昔者字

瓢飲足以下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

之依歸而又有簞食瓢飲足以不死其不憂而樂也豈不易

哉聖上或无有字若僕無所依歸無寧食無瓢飲無所取資
則餓而死其不亦難乎子之聞我言亦悲矣嗟乎子亦慎其
所之哉離違久年還侍左右當日懽喜故專使馳此候足下
意并以自解東野書春且特尽相似已見於彼矣愈拜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六

朱文公校昌黎先生集卷之十七

釋附

書

上張僕射書

九月一日愈再拜受牒之明日在使院中有小吏持院中故事節目十餘事來示愈其中不可者有自九月至明年二月之終皆晨入夜歸非有疾病事故輒不許出當時以初受命不敢言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愈下或無之字抑而行之必發狂疾上無以承事于公忘其將所以報德者下無以自立喪失其所以爲心夫如是則安得而不言忘或作望非是喪或作哀或作表皆非是凡執事之擇於愈者非爲其能晨入夜歸也必將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雖不晨入而夜歸其所取者猶在也或無將字與而字所取下亦无者字下之事上不一其事上之使下不一其事量力而任之度才而處之其所不能不彊

使爲是故爲下者不獲罪於上爲上者不得怨於下矣或作

孟子有云今之諸侯無大相過者以其皆好臣其所教而不

好臣其所受教諸本皆如此閻本二數字並作命云考孟子

上語當作受命今校依孟子則上語不當有受字下語不

當有以字而二命字本皆作教童而習者皆能知之不知

氏何蒙而云考孟子今之時與孟子之時又加遠矣皆好其

聞命而奔走者不好其直已而行道者聞命而奔走者好利

者也直已而行道者好義者也未有好利而愛其君者未有

好義而忘其君者文此而愛作而能愛而忘今之王公大人

惟執事可以聞此言惟愈於執事也可以此言進此言進

或作言愈蒙幸於執事其所從舊矣若寬假之使不失其性

加待之使足以爲名實而入盡辰而退申而入終酉而退

帷率以爲常亦不廢事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是也下

或无執事必皆曰執事之好士也如此好或作持此句有也字餘並

既於執事之待士以禮如此執事之使人不枉其性而能有容如此執事之欲成人之名如此執事之厚於故舊如此又將曰韓愈之識其所依歸也如此謂本惟此句有也韓愈之不諂屈於富貴之人如此韓愈之賢能使其主待之以禮如此則死於執事之門無悔也辭上句有韓愈字則上若使隨行而入逐隊而趨言不敢盡其誠道有所屈於已此字無天下之人聞執事之於愈如此皆曰執事之用韓愈哀其窮收之而已耳韓愈之事執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雖日受千金之賜一歲九遷其官感恩則有之矣將以稱於天下曰知已知已則未也或無便出伏惟哀其所不足矜其愚不錄其罪察其辭而垂仁採納焉哀下句有案字按下有愈恐懼再拜

答胡生書

或作胡直均注直均均或作鈞考
登科記直鈞貞元十九年進士也

愈頓首胡生秀才足下雨不止新芻價益高生遠客懷道守

義非其人不交得無病乎斯須不展思想無已

斯須或作頃

是非

愈不善自謀口多而食寡然猶月有所入以愈之不足

知生之窮也至於是而不悔非信道篤者其誰能之所示千

百言略不及此而以不憂相見爲憂謝相知爲急謀道不謀

食樂以忘憂者生之謂矣顧無以當之如何

備或答夫

別是非分賢與不肖公卿貴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於是如生之

徒於我厚者知其賢時或道之於生未有益也

未有所下或

不知者乃用是爲謗不敢自愛懼生之無益而有傷也如之何

若曰彼有所合吾不利其求則庶可矣

勿元其字○今按後卷答陳商書云文金

工不利於求則此其字亦當作於

生又離鄉邑去親愛甘辛苦而不厭者本

非爲是也如之何愈之於生既不變矣戒生無以示愈者語

於人用息不知者之謗生慎從之作

識講禮釋友二篇比舊

尤佳誠作嘉志深而喻切因事以陳辭古之作者正如是爾

愈頓首

與于襄陽書与或作上

七月二月將仕郎守國子四門博士韓愈謹奉書尚書閣下
士之能享大名顯當世者莫不有先達之士負天下之望者
爲之前焉士達或作進士之能垂休光照後世者亦莫不
有後進之士負天下之望者爲之後焉莫爲之前雖美而不
彰莫爲之後雖盛而不傳是二人者未始不相須也然而千
百載乃一相遇焉豈上之人無可援謂下之人無可推抑謂上之人無可推抑謂下之人無可推
負其能不肯諂其上上之人負其位不肯顧其下故高材多
戚戚之窮盛位無赫赫之光是一人者之所爲皆過也未嘗
干之不可謂上無其人未嘗求之不可謂下無其人愈之誦

此言久矣未嘗敢以聞於人有矣下或側聞閣下抱不世之才

抱以以問抗蜀本作苞云文選包多作苞陳寔碑所謂苞靈

未必固用遠語且以諸本作抱特立而獨行道方而事實立下卷舒不隨

乎時文武唯其所用豈愈所謂其人哉抑未聞後進之士有

遇知於左右獲禮於門下者豈求之而未得邪或无將志存

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邪將或何其宜聞

而久不聞也愈雖不材其自處不敢後於怕人閣下將求之

而未得欵古人有言請自隗始言下或有愈今者惟朝夕芻

米僕僨之資是急不過費閣下一朝之事而足也作宴或如曰

吾志存乎立功而事專乎報主雖遇其人未暇禮焉則非愈

之所敢知也功下或无而字世之齟齬者旣不足以語之以

作与義通磊落奇偉之人又不能聽焉則信乎命之窮也謹

獻舊所爲文一十八首如賜覽觀亦足知其志之所存愈恐

懼再拜

與崔羣書

自足下離東都凡兩度枉問尋承已達宣州主人仁賢同列
皆君子雖抱羈旅之念亦且可以度日無入而不自得樂天
知命者固前修之所以禦外物者也况足下度越此等百千
輩豈以出處近遠累其靈臺邪本及詳文勢皆當有此三字
但不知指何人而言耳宣州雖稱清涼高爽然皆大江之南風土不並
以北將息之道當先理其心心閑無事然後外患不入風氣
所宜可以審備小小者亦當自不至矣或云無事二字惠或
是皆非足下之賢雖在窮約猶能不改其樂况地至近官榮祿
厚親愛盡在左右者邪所以如此云云者以爲足下賢者宜
在上位託於幕府則不爲得其所是以及之乃相親重之道
耳非所以待足下者也也上或僕自少至今從事於往還朋

友聞一十七年矣日月不爲不久所與交往相識者千百人

非不多其相與如骨肉兄弟者亦且不少或無所或以事同

或以藝取或慕其一善或以其久故或初不甚知而與之已

密其後無大惡因不復決捨或其人雖不皆入於善而於已

已厚雖欲悔之不可悔之下或有亦字凡諸淺者固不足道

深者止如此或諸或作此至於心所仰服考之言行而無瑕尤

窺之閭奧而不見畛域明白淳粹輝光日新者惟吾崔君一

人服或作伏言或作百僕愚陋無所知曉然聖人之書無所

不讀其精麤巨細出入明晦雖不盡識抑不可謂不涉其流

者也以此而推之以此而度之誠知足下出羣拔萃無謂僕

何從而得之也與足下情義寧須言而后自明邪自明或作

所以言者懼足下以爲吾所與深者多不置白黑於胸中耳

爲上既謂能粗知足下而復懼足下之不我知亦過也比

既以字

亦有人說足下誠盡善盡美抑猶有可疑者僕謂之曰何疑
疑者曰君子當有所好惡好惡不可不明上句好惡字或作法
安如清河者人無賢愚无不說其善伏其為人以是而疑之
耳或作無耳僕應之曰鳳皇芝草賢愚皆以為美瑞青天白
日奴隸亦知其清明譬之食物至於遐方異味則有嗜者有
不嗜者食上或至於稻也粱也膾也飴也豈聞有不嗜者哉
疑者乃解二不解於吾崔君无所損益也於吾或作吾於自
古賢者少不肖者多自省事已來又見賢者恒不遇不賢者
比有青紫賢者恒无以自存不賢者志滿氣得賢者雖得卑
位則旋而死不賢者或至賈壽旋或作不知造物者意竟如
何無乃所好惡與人異心哉或字非是又不知无乃都不省記
任其死生壽夭邪未可知也人固有薄鄉相之官千乘之位
而甘陋巷菜羹者同是人也猶有好惡如此之異者况天之

與人當必異其所好惡無疑也合於天而乖於人何害況又
時有兼得者邪崔君崔君無怠无怠或作崔君无怠僕无以自
全活者從一官於此轉困窮甚思自放於伊潁之上當亦終
得之潁之近者尤衰憊左車第二牙无故動搖脫去目視
昏花尋常間便不分人顏色兩鬢半白頭髮五分亦白其一
鬢亦有一莖兩莖白者亦白或作已白其一字鬢或作鬢僕家不幸諸父
諸兄皆康彊早世如僕者又可以圖於久長哉以此忽忽思
與足下相見一道其懷小兒女滿前能不顧念或无小字或
或有服字能不足下何由得婦北來僕不樂江南官滿便終
老嵩下足下可相就僕不可去矣珍重自愛慎飲食少思慮
惟此之望愈再拜

與陳給事書

陳京

愈再拜愈之獲見於閣下有年矣始者未嘗辱一言之褒貶

賤也衣食於奔走不得朝夕繼見其後閤下位益尊伺候於

門牆者日益進無於下夫位益尊則賤者日隔伺候於門牆

者日益進則愛博而情不專益尊或无益字愈也道不加修

而文日益有名夫道不加修則賢者不與文日益有名則同

進者忌始之以日隔之疏加之不以不專之望以不與者之心

而聽忌者之說由是閤下之庭元愈之跡矣有學字忌者或

作忌始生之跡上去年春亦嘗一進謁於左右矣溫乎其容

若加其新也若上或有其字也下或有矣字下向亦然皆屬

乎其言若閱其窮也屬或作旁心以文苑云屬猶退而喜也

以告於人其後如東京取妻子又不得朝夕繼見及其還也

亦嘗一進謁于左右矣邈乎其容若不察其愚也情乎其言

若不接其情也若上則情並有其字愚或退而懼也不敢復進

今則釋然悟翻然悔曰其邈也乃所以怒其來之不繼也其

悄也乃所以示其意也示或作不不敏之誅无所逃避不敢遂
進輒自疏其所以并獻近所為復志賦已下十首為一卷二
有標軸所為下送孟郊序一首生紙寫不加裝
飾皆有指字注字處無字二急於自解而謝不能踈更寫閣
下取其意而略其礼可也意或作言愈恐懼再拜

答馮宿書

垂示僕所闕非情之至僕安得聞此言得字朋友道缺絕久
无有相箴規磨切之道僕何幸乃得吾子諸本久下有矣字
試紀夷狄无義所以來久語自此也。今按矣字有无二利
害然以僕常閱時俗人有耳不自聞其過慄慄然惟恐已之不自聞
也而今而後有望於吾子矣然足下與僕交久僕之所守足
下之所熟知在京城時器二之徒相訾百倍足下時與僕居
朝夕同出入起居亦見僕有不善乎僕居或作並居然僕

退而思之雖無以獲罪於人亦有以獲罪於人者

思下方无字

字或作服

○今按二句皆云獲罪於人恐有誤字作服亦无理疑上句人字或是天字更詳之

僕在京城一

年不一至貴人之門人之所趨僕之所傲與已合者則從之

遊不合者雖造吾廬未嘗與之坐

造或作居

此豈徒足致謗而已

不戮於人則幸也追思之可爲戰慄寒心故至此已來剋已

自下雖不肖人至未嘗敢以貌慢之況時所尚者邪佞以

此自謂庶幾無時患不知猶復云云也聞流言不信其行鳴

呼不復有斯人也君子不爲小人之恟恟而易其行而字无

何能爾委曲從順向風承意汲汲恐不得合猶且不免云云

命也可如何

有向或作望且下或有懼字或无可字

然子路聞其過則喜禹聞昌

言則下車拜

車下或有而字

古人有言曰告我以吾過者吾之師也

過上或有字願足下不憚煩苟有所聞必以相告吾亦有以報子

不敢虛也不敢忘也

下或有愈拜字與脩中行書同或作頓首

與衛中行書

大受足下辱書爲賜甚大然所稱道過盛豈所謂誘之而欲其至於是歟不敢當不敢當其中擇其一二近似者而竊取之則於交友忠而不反於背面者少似近焉无一下初亦其心之所好耳行之不倦則未敢自謂能爾也不敢當不敢當无或字此六至於汲汲於富貴以救世爲事者皆聖賢之事業知其智能謀力能任者也謀上六无能字謀下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識時方甚貧衣食於人其後相見於汴徐二州僕皆爲之從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時豐約百倍足下視吾飲食衣服亦有異乎然則僕之心或不爲此汲汲也其所不忘於仕進者亦將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凡禍福吉凶之來似不在我惟君子得禍爲不幸而小人得禍爲怕君子得福爲怕而小人得福爲幸以其所爲似有以取之也爲幸不幸辨

是必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者不可也結下誠賢不肖存乎
已貴與賤禍與福存乎天名聲之善惡存乎人賢功之仁存
乎已者吾將勉之存乎天存乎人者吾將任彼而不用吾力
焉其所守者豈不約而易行哉足下曰命之窮通自我爲之
吾恐未合於道足下徵前世而言之則知矣若曰以道德爲
已任窮通之來不接吾心則可也窮居荒涼草樹茂密出無
驢馬因與人絕一室之內有以自娛足下喜吾復脫禍亂不
當安安而居遲遲而來也而居妨作是

上張僕射第二書

愈再拜以擊毬事諫執事者多矣諫或諫者不休執事不止
此非爲其樂不可捨其諫不足聽故哉關杭蜀本如此而今
下兩句推之作是蓋此非至哉哉十五字當作一句諫
之乃得其意或者又云哉字恐是邪字聲誤爲也今作邪字
聖之文順諫不足聽者辭不足感心也
有人字
樂不可捨者患

不能切身也

有人字

今之言毬之害者必曰有危墮之憂有

激射之虞

清或作

激射之虞下同小者傷面目大者殘形軀執事聞之若不

聞者其意必曰進若習熟則無危墮之憂避能便捷則免激

射之虞小何傷於面目大何累於形軀者哉愈今所言皆不

在此其指要非以他事外物牽引相比也特以擊毬之閒之

事明之耳

無上之字

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骸之相束血

氣之相持安佚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

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球於場蕩搖其心腑振撓其

骨筋

或作

骨筋或作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二四年近者一二

年無全馬矣然則毬之害於人也決矣

諸本皆如此

今以今當以諸凡五藏之繫絡甚微坐立必懸垂於骨髓之間而

以之顛顛馳騁嗚呼其危哉

春秋傳曰夫有尤物足以

移人苟非德義則必有禍雖豈弟君子神明所扶持然廣慮之深思之亦養壽命之一端也雖或作推無一字愈恐懼再拜

與馮宿論文書

或无論文字

辱示初筮賦實有意思但力爲之古人不難到但不知直似古人亦何得於今人也何下或有字或僕爲文父每自則意中以爲好則人必以爲惡矣則人或有字或小稱意人亦小怪之大稱意即人必大怪之也亦上或有字或應事作俗下文字下筆令人慙及示人則人以爲好矣俗下爲大好矣不知古文直何用於今世也然以咲知者知耳或不我知無害也言二字後世復有揚子雲必好之矣子雲死近千載竟未有揚子雲可歎也其時相譚亦以爲難書勝老

子誠字老子未足道也子雲豈止與老子爭彊而已乎此未
爲知雄者未爲其弟子侯芭頗知之以爲其師之書勝周
易師上或然侯之他文不見於世不知其人果如何耳以此
而言作者不祈人之知也明矣直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質
諸鬼神而不疑耳或作足下豈不謂然乎近李翱從僕李文
頗有所得然其人家貧多事未能卒其業有張籍者年長於
翱而亦學於僕其文與翱相上下一二年業之庶幾乎李也
長上或無年字然閱其棄俗尚而從於寂寞之道以之爭名
於時也此下或有未知果能不或去乎入字又或疑此句上
知是久不談聊感足下能自進於此故復發憤一道下有字
非愈再拜

與祠部陸真外書

外下或有薦士字陸修字公休正元十八年崔德興
典宰修佐之公特爲四門博士薦侯修等十人于修

執事好賢樂善孜孜以薦進良士明白是非爲己任方今天
下一人而已愈之獲幸於左右其足跡接於門牆之間陞乎
堂而望乎室者亦將一年於今矣或无跡字念慮所及輒欲
不自疑外竭其愚而道其志况在執事之所孜孜爲己任者
得不少助而張之乎誠不自識其言之可采與否其事則小
人之事君子盡心之道也天下之事不可遽數又執事之志
或有待而爲未敢一二言也今但言其最近而切者爾天下
或有待而爲則事字爲當執事之與司貢士者相知誠深矣或誠
識彼之所望於執事執事之所以待乎彼者可謂至而無間
疑矣疑字彼之職在乎得人執事之志在乎進賢如得其人
而授之所謂兩得其求順乎其必從也執事之知人其亦博
矣夫子之言曰舉爾所知然則愈之知者亦可言已或作矣
文章之尤者有侯喜補注正元十九年中進士第終用子主簿者侯雲長中元
十八年

進士者喜之家在開元中衣冠而朝者兄弟五六人及喜之

父仕不達棄官而歸喜率兄弟操耒耜而耕于野野字無于地

薄而賦多不足以養其親則以其耕之暇讀書而爲文以干

於有位者而取足焉其耕之暇或作其暇之時喜之文章學西京

而爲也舉進士十五年矣京或作漢西京雲長之文執事所

自知其爲人淳重方實可任以事其文與喜相上下有劉述

古中元二進士第者其文長於爲詩文麗而思深當今舉於禮

部者其詩無與爲比而又工於應主司之試其爲人溫良誠

信無邪佞詐妄之心邪佞詩妄作邪佞疆志而婉容和平

而有立其趨事靜以敏著美名而負屈稱者其日已久矣矣字或作矣

矣字或作矣有韋羣玉羣玉不見于登科記公之所薦十人九第而

羣玉獨遺豈有司以京兆從子之故遠而黜之耶者京兆之從子其文有可取者其進而未止者也

其爲人賢而有材志剛而氣和樂於薦賢爲善材功作行是

有行方其在家無子弟之過居京兆之側遇事輒爭不從其

語為贅令而從其義求子弟之賢而能業其家者羣玉是也龍而字

凡此四子皆可以當執事首薦而極論者主司疑焉則以辨

之問焉則以告之未知焉則殷勤而語之期乎有成而後止

可也語或作論有沈杞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張敦者中元初二年

遲汾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李紳者中元初二年進士第張後餘者中元初二年

二年中李翊者中正元十八年進士第或文或行皆出羣之才也茲或

第死凡此數子與之足以取人望得才實主司疑焉則與

解之問焉則以對之廣求焉則以告之可也與解或往者陸

相公孫曰正元八年陸黃知率賈司貢士考文章甚詳愈時

亦幸在得中而未知陸之得人也或無亦字其後一二年所

與及第者皆赫然有聲原其所以亦由梁補闕肅王郎中礎

佐之梁舉八人無有失者校陽陰傳云陸與韓愈李觀李絳

崔羣士涯等宿慶承宣縣第皆天

下僕時稱龍虎榜其餘則王皆與謀焉陸相之考文章甚詳
也待梁與王如此不疑也梁與王舉人如此之當也至今以
爲美談人下自后主司不能信人人亦無足信者故蔑
蔑無聞或今執事之與司貢士者有相信之資謀行之
道惜乎其不可失也謀上或方今在朝廷者多以游燕娛樂
爲事獨執事眇然高舉有深思長慮爲國家樹根本之道宜
乎小子之以此言聞於左右也愈恐懼再拜

